

年

卷

期

2

6

第

第

瀟湘連漪

第 二 卷 第 六 期



瀟 湘 連 漪 社 發 行

北 平 平 國 書 館 代 售

本社緊要啟事

本刊第二卷前六期承社友及各方努力幫忙，所以能夠按期出版，讀者也逐期增加。自第七期起，內容更求充實，形式更求美觀，並約請海內名家長期撰稿。第七期爲本刊周年紀念特大號，比平常分量多出一倍以上。自八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舉行特價三個月，優待直接定戶，一律照價七折，愛讀諸君，請速賜定是幸。

目 錄

葡萄酒·····	堵述初	(二)
老張置產·····	王九莖	(八)
景祥嫂·····	馮毅之	(一二)
我的母親·····	知了	(二九)
芙蓉色的眼睛·····	凌 靜	(三八)
都市流浪者·····	王丙辰	(四六)
新書介紹·····	曹日昌	(五八)
別了北平·····	芳 蘭	(六二)
通信·····	冰 瑩	(六八)

葡萄酒

堵述初

當我在北京修完那一段學程以後，便到一個北方的古城的鄉間去工作。在這古城的鄉間，除了死板的方塊田地和離居的村落，是別無什麼風景可賞的。一天，我和同事燕君，從離城不遠的一個地方步行進城，於是我們且行且談，以消途中的寂寞。燕君本是個多方面的學者，他研究過天文學，翻譯社會學的名著，念過很多的佛經，精通中國的文學，而有許多篇可貴的創作；可是在當時，病魔打擊了他的健康，使他抵抗氣候的力量，幾乎等於零，他身上的衣服，不得不照常比人多過一倍，而且不愛修邊幅，譬如鬚鬚和頭髮，都似乎非等到他的好朋友們替他難過的時候，是不請教理髮師傅的；加以他又到了正在徘徊於人生的十字街頭的中年，心的深處，一定秘藏着許多無名的感慨和幻滅的悲哀，因此，在他那蒼白的臉色中，又浮泛着一層憂鬱的絕望的神情。但是他那兩隻眼兒，却始終神采奕奕，不斷地閃爍着智慧的光芒。

那時正是暮春中的一個晴天，十分和暖宜人。我們走到中途，穿着袂衣的我，因為體溫的增高，便覺有解放外衣的必要，但回頭一看燕君，他却穿着厚重的舊式棉袍，步伐十分從容，似乎絲毫沒有長途春暖的感覺。因為我們常在一塊兒工作，我深知他的健康狀況，這時我便不問他是否有同樣的需要，逕自把外衣脫下，放在我的左腕，繼續着走。不料我的脫衣，却促起了他病中多感的情緒，便像打開話匣子似的談起他的過去來。他說：在十年前他終年都穿西裝，身體

也很強健，那裏會穿了這麼多的衣，走了這麼遠的路，還不覺得熱的呢？當時最華貴而且最時髦的自來水鋼筆，是在寶石似的筆桿上嵌着兩條金龍的，他也就有這麼一隻，這是證明他自己並非如現在一樣幾乎成了時代的剩餘。他又說，用這種筆的時候，是在北京各中學教國文。我由他語句中的暗示，知道他是當時那塊地方很出風頭又受歡迎的一個教員，而且長得很漂亮。他提到在北京的教員生活，突然興奮了，被感動了，瘦削的頰上，似乎閃出一層青春的紅光，顯得豐滿起來，他對我笑了笑，隨即驕傲地說：

「那時，我不過二十五歲，自然未結婚，有幾個女姓的同事，和我都很接近，其中有一位「南國佳人」的陳慧明女士，對我更好。陳女士的家鄉，在「南國」兩個字裏面，你就可以想到，無須我來細說，至於使她成爲一個「佳人」的雅號的，那就愧我不是一個小說家，簡直不能很生動地細緻地給描繪出來，因爲她的美，不但在那一雙好像能說話的眼睛，一個玉石鑿成的不高不低的鼻子，一張玫瑰色蛋形的臉龐和那適中的苗條的身材，却在她那全體各部分所調和而成同時又超乎全體各部分的那種神與韻。說到她的思想，她的溫情，也是無一不與她的形體之美相稱的。你想，這樣一個人來和我親近，我該覺得滿意的吧？然而我那時却在發狂似的研讀佛經，而且正計劃着到印度的麻打拉薩大學去作精進的探討，所以我外表雖然那樣摩登，內心上是蘊蓄着極強烈的出世思想，這多矛盾呀！因此，當我和她們周旋的時候，尤其是對於慧明，自己總保有最後的壁壘必使我的感情的活動，恰止於或程度以內的；可是奇怪的是：她們並不因我這樣兩重人格的

表現而疑惑我，冷淡我，至於慧明，反而更熱烈了！我們的休息時間，大半消磨在逛公園和到陶然亭這類地方去野餐，但慧明尤愛公園，而且最願意有機會和我一個人去。我倆常去的公園，就是那靠近清宮的一個，那裏一個外賓頗多而且曾經一位大總統題贈過一塊橫匾的，便是我倆最愛的地方。在夏季，當我倆一道走進了那三面石欄一面玻璃門的平台，在這鬧嚷嚷像蒼蠅集團的地方，把微覺疲倦的兩個身體擲在茶桌兩旁的藤椅之後，我們的精神的羽翼彷彿飛到一個無比的自由而且美麗的天空，更親切而體貼的談話，於是乎開始。晚餐問題，便多半在這兒解決了；不過每次吃飯之前，總得喝點兒葡萄酒。』

『你們也愛葡萄酒嗎？』因為葡萄酒是我所酷愛的，這時突然聽到了牠，好似一個紅花綠葉的所在忽見一雙活潑可愛的蝴蝶的飛來，那樣吸引我的注意，所以我立刻以一種驚異的眼光看他，不惜打斷他的滔滔不絕的話頭，搶着問。

『我倒無所謂，其實是她愛罷了。』他似乎微微覺到了我的驚異，但他只敏感地瞥我一眼，又繼續說，『她的酒量並不行，大概喝完一個高腳的玻璃杯，她的兩頰的容顏，便和那杯中的酒的嫣紅，開始爭着濃淡，她就不再喝了。我當也隨順她的意興所至而停杯了，雖然我有比她大過十倍的酒量。那時，電燈早已明亮，四圍的遊客，除了幾對切切私語的情侶以外，已賸的不多，這時的空氣，除去了那鬧嚷嚷的成分，應當是更宜於愛人似的我們的呼吸和營養了，然而不然，因為她在這種時候，好像身心兩面，都在受着無比的重壓似的，以不安的狀態坐着，說話也減少』

了，她的眼，有時向上，靜靜地凝視那覆在平台上面因燈光的反映更現出深綠色的一叢叢的樹葉，像是那兒有什麼神秘的東西在吸引她的注意，一會兒她低下頭，又用一種近乎哀怨的眼光投射我的全身，弄得我沒法逃避，於是難堪的沉默，襲佔了我們的空間。我常常這樣想：「你爲什麼要這樣看我呢？你是惱恨我的無情，還是憐惜你遇到我而感受的不幸，或者還有其他的難言的隱衷？」總之，我實在想不通，心裏却有點兒亂。」

他說這最後的幾句時，語音特別的柔，脚步也十分的慢，我自己的情感，幾乎全被他這故事的核心俘虜了去，心中却又不斷的放肆的想：

『假使我和慧明女士這兩個愛葡萄酒的人，遇在一塊兒，而且我又處在燕君的地位，我該怎麼辦呢？』

『那真是一個微妙的時間，』燕君並沒注意我的表情，繼續柔和的說，『但是我那受過佛經訓練的當時的思想，經過了很短的微妙時間，仍能主宰我的一切。』

燕君說到這裏，恰有一條小小的溪流，阻隔了我們的去路；爲要設法越過那條小溪，那故事的叙述，自然暫歸停頓。過溪以後，我走在燕君的背後，看着那蹣跚的背影，一心期待他那故事的續叙。那知過了十幾分鐘，他還是默默不發一言。天氣的暖與適才我所經過的情感的激盪，都使我有些煩悶的感染。後來，我又去追詢那故事的根源，忍不住問道：

『你倆的結果呢？』

他又待了會，很感慨地答道：

『兩年以後，她離開了北京，和她一個同鄉結了婚。現在已成了政界的名人，我至今還是孤獨的一身，不過佛學的思想，却被我否定了。』

我從他這幾句簡單的結語中，料到他的心必在被那種回憶的苦惱侵蝕着，尤其那最後的一句，說明他的思想，此刻已經失了主宰，也許在痛悔他的辜負了慧明女士吧！當時，我除了用一句曼長聲音的『啊！』表示我的無名的感想以外，在完成這段之前，我對於這個故事，只好不再發問，他也竟沒有再提了。

第二天下午，我從辦公室回到我獨居的臥床時，忽然在書桌上發現一瓶上等的葡萄酒，瓶上貼着一個紙條，心中一動，疑爲燕君所贈，走近一看，果然是他的贈品，我想這就是他對我在路上那句驚異問話的回答吧。那天夜晚，我本想約燕君來共飲這瓶酒的，那知事不湊巧，他那天上午已離開這個古城了。於是我一人在煤油燈的微弱光線籠照之下，自斟自飲，一面悠然地想：假使當時燕君接受了慧明女士的愛情，他們這十年來的生活史，必將有不同的演變，也許燕君此刻活躍在政治的舞台，或者慧明女士被帶來了這寂寞的城中，又或者這兩方面都不是的而造成第三種更圓滿或更惡劣的生活；然而就另一方面想，一種熱烈的情感的保持，只宜於暫而不宜於久，宜於絕而不宜於續，因爲一個人的情感老是讓牠在白熱化的高處裏過一生，那是非發狂不可的；而且有正因爲牠的暫和絕，才更顯得當時的熱烈的可貴，譬如但丁竟和他的愛人結了婚，那末，神曲

的偉大創作，固然不能產生，就是在神曲中所表現的那極端崇高的純愛的情感，都不會被創化的吧？如果燕君和慧明女士當時也結婚了，那末，他倆在公園中喝葡萄酒的那種純真而熱愛的印象，是否能保存或更可紀念至於十年後的今日，竟一點不受一般婚後所常發生的事故如感情的破滅，志趨的分歧以及子女的累贅等所影響所淹沒呢？恐怕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我這時恨不得把離開此地的燕君，立刻請了回來，懇切告訴他說：

『你別悔吧？因為你們的沒有結婚而留得了那種純潔高貴的印象，作為終身不滅的紀念，豈不更好嗎？您何必悔呢？』

一會兒，我就覺得腦袋有點發脹，滿臉熱烘烘像有些螞蟻之類的小動物在那上面偷偷地爬行，我定睛一看，才知道瓶中的酒，早被喝得精光，順手拿鏡子去照，我更吃了一驚，原來那葡萄酒的顏色，全跑到我的臉上來了。

廿五，八，二五，在定縣攬勝樓。

介紹 鄉村建設刊物

民間

北平石駙馬大街廿一號

半年 \$.40

全年 \$.80

老張置產

九 莖

老張半生辛勤，縮食減衣，積蓄下了三百五十元錢，今天數數，明天摸摸，猴兒財神似的，不知怎麼處分牠才好：放給人家生息吧，現在人心不如往日，出去容易回來難；刨箇坑兒埋了吧，倘或走漏消息，被賊人兜捲而去，半生血汗，也是等子白費！老張坐不安席，睡不安枕，好容易想到莊稼主兒的勾當，生來是從土裏刨食兒吃的，幹什麼說什麼，總是本行本業，買塊田地最爲根本。他想買塊田地自己種起來，遇見好年頭兒，一畝地裏打箇石二八斗的，有的吃，有的糶，那才是豐衣足食的快活日子；想到那裏不由的把脚一踩，喊了出聲：『就是這麼辦！』

他的老婆在院裏柳樹底下，守着紡車，盤膝臥坐，右手擰了又擰，嗡嗡風響；左手抽了又縮，忙箇不了；正在「一縷情絲引興長」的當兒，忽然被老張一聲叫喊，驚的一怔，住下紡車，嚷道：『老沒死的！發什麼瘋？誰把你魂兒勾走啦！整日裏踱來踱去的出神！有什麼過不來過不去的心事，向着我說一說！也可以給你出箇主意呀！』

老張搖了搖頭：『紡你的棉花吧！婦道人家知道什麼！告訴了你，你也沒有什麼高明主意，用不着跟你費話！』

他的老婆輸出二手指拇來，指點着老張，嘿了一聲：『你睜開倆眼看看！全家子人都忙箇不休。你自己閒的脾虎歪了正正兒，反倒見神見鬼的和別人打攪！真是老沒正經！』

老張沒聽見似的冷笑：『嚙叨什麼！煩氣！一人打算頂十人做。懂的什麼！懂的什麼！』說着揚長去了。

老張找到說地牙子的家門上，問道：『老壞在家麼……？』

『在家。誰呀？』老壞走出來了，『那陣風兒吹的你這裏來的！』耗子上燈台，沒事兒不肯來。』你大忙的人，騰出工夫到我家裏來，一定有事兒吧？』

老張說：『有件事兒求求你！咱們長話短說，我那孩子的老丈人，給姑娘攢了些貼身錢，預備着置塊煙粉地（賠嫁的地）。說不上我也可沾點光。請你老哥多費心找一塊物美價廉的辦一辦。辦成了，我可以保險的作主兒多謝你給幾塊！』

老壞看了看老張的神氣兒，端詳了個差不離，口裏不說心裏的話，大厚的嘴唇想學八哥兒叫，裝什麼蒜咧，假意的表示誠懇：『說的那裏話！咱哥兒們沒有外人，提不着謝不謝。況說每年出來的地，都讓財主人家買去了。窮人家那有氣力敢哽哽聲兒！你既有這一股子外財，說什麼不願意鼓鼓勁兒，爲咱們窮人家吐吐氣呢！那末你喜歡什麼地呀：園田，旱田？』

『園田。——我們窮人家千年萬輩子的不能置點兒產，置點兒，總是置好的！』

『那真巧極了！』老壞搶着說：『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無福之人跑斷腸！」咱們村裏的李遭兒那小子，有點兒不長進，老跟着跑青兒局（莊稼地裏的流動賭場）裏壓大寶。這幾天大概是輸的不少。聽人說，昨天經賭友兒們逼勒了大半天，逼勒的他抓耳撓腮的沒辦法；晚晌他跑到我這

裏來，許了我多少的好處，大伯長大伯短的託我要變賣村南不遠的七畝祖業地。我當時還數落了牠一頓，不過磨扇子壓着手了，說什麼也得變賣，你若有意思，我就給你說一說。」

『我倒有意思，多少錢一畝呢？』

『你若問價錢哪？先得請你破點兒鈔，謝謝我的嘴：不要多了，兩塊錢的酒菜，咱們連吃連喝的再說；剩下一點兒，教你那窮小侄兒們解解饑，還不定叫你多少大伯呢！』

『好好！』老張隨手掏出了兩塊法幣，遞給老壞手裏道：『這一點兒小敬意，算不了什麼。』死鄉村兒裏頂好的東西，也不過是當地出產的雞蛋和豆腐，用棉花子兒油炒一炒，格外打上一瓶子三七搗水的老白乾，倒在飯碗裏，拉鋸似的吃一嘴喝一口，高興了再猜上幾拳，便覺着無拘無束的適口充腸了。

老壞喝了兩盅兒，對老張道：『拿了人的手軟，喝了人的嘴軟，這時候兒不能不說了。李遭兒要賣的這塊地，你是知道的，黃土細泥，連個沙性兒也不帶；獨井兒，地頭兒又不長，澆着很方便；像這樣旱澇齊收的地兒，在咱村裏總算頭一份兒。照現在的地盤子說，最少不能下六十塊錢一畝。我若玩個五花兒，爲你出股子力，敢保五十五塊錢也能辦的到。把話說開，成不成，千萬不要嚷明。嚷明了，抬起價兒來，你可不是財主人家的對手。』

老張聽了，現出不滿意的樣子：『去年這一團兒的地，每畝才四十多塊錢，怎麼今年長的這麼高哇？』

老壞把眼一翻哼了聲：『去年的曆頭，今年看不的了。況說這塊地兒離村很近，俗話說：「遠親近地家中寶。」誰不知道哇？難道說你不知道這些？」』

老張看了看老壞，現出猶疑的樣子：『不是那麼說。這塊地兒我很愛見。想了想，親家給我的錢是有數兒的。這樣高的地價，恐怕差池一些兒，希望你再努努力，向下落幾塊錢才好！』

老壞怪笑了幾聲：『看你這樣子，好像後悔破了兩塊錢的鈔。你把這塊地兒要到手裏，算一算，總吃喝不着你的。反正貨高價出頭，褒貶是買主；你若不信，我翻翻手兒賣給別人，要不到六十塊錢，對不起你！還得格外給我個一九扣的佣錢。誰能像你這麼見小不見大的囉嗦呀！』

老張低頭不語，想了想道：『反正我決定是要買的。回家商量商量去，想法子再湊幾個錢。明天準給你信，好不好！』

老壞沈下臉來：『咱哥兒們，辦事要爽快！賣地主兒被人家逼的要命，我們暗地裏還措着不鬆手，有點兒說不過去！明天恐怕就輪不着你了。什麼事兒也不是相強的，成不成，全在你現在拿主意！你不是破了兩塊錢麼？不要緊，明天準能原封舊職的還了你！』

俗話說『車傳店脚牙，無罪也該殺』，的確有道理。老壞本是一個驕貧諂富，老於世故的說地牙子。老張土頭土腦，缺乏常識，冷一陣，熱一陣，天花亂墜的欺騙，不用說是上了他的圈套，這宗買賣便當面成交了。

景祥嫂

馮毅之

大路旁，有個菜園，菜園的小屋前坐着趙景祥的老婆，兩手忙著結草繩。她的六歲的孩子——結實，蹲在白菜畦裏捉毛蟲。

「娘！你看這個大呀！」

結實用塊樹枝挑起了個毛蟲，顯能的招呼他娘看，娘抬起頭來瞧了瞧，沒有獎勵他，反而帶氣的說：「快點捉吧！天快黑了。」

結實的頭上像是潑了瓢涼水，怪沒意思的，恨恨的把那個大毛蟲往地上一摔，用脚踏死了。天的確是不早了，結實的短小的身體，照到地上一個很長的影子。二個公鷄伸長了脖子，在牆頭上不停的叫；一縷清渺的炊烟，在張家店的屋上，圍了個灰白色的圓圈。

景祥嫂停止了手中的活，看了看那個血紅的太陽，從莊裏的樹上透射出一些紅絲。她想：「他該回來了，怎麼還不回來呢！」

她剛想到屋裏去做飯。張二嬸子從那邊走來了，手裏拿着一頁鞋底，笑嘻嘻的：「嗐！大嫂，結實他爺趕集回來了嗎？」

「那裏回來啦，太陽都快沒了。」

「俺家的孩子他爺也沒回來！」

「從前到這時候早就該回來了，今天，誰知道是什麼事，天快黑了，還不來！」

「你看……」張二嬸子把那頁鞋底指示給景祥嫂看。「我一起來就告訴他，賣完了餅就回來，買上四兩蒜錐鞋底，一雙鞋底錐了六七天了。」

「你看那白菜……」景祥嫂也指示張二嬸子看那白菜哇。——結實彎着腰仍然在那裏捉毛蟲。「那白菜早就該澆水了，說的是今天回來澆，你看，天快黑了！」

張二嬸子看到那些綠嫩的白菜。

「今年的白菜很不壞呀，結實在那裏幹嘍？」

「唔！不用說了，就是那幾哇白菜，用了二三元豆餅，……忽然生了毛蟲，把葉子都咬壞了，結實……」

景祥嫂剛說到這裏，結實忽然站起來喊道：「娘，我不捉了，看不見了！」結實說着就從白菜哇裏走出來。

「噯呀，結實到如今還沒有禪嗎？」張二嬸子看着結實的二條赤條條的腿，像二根紫紅的蘿蔔似的。「大嫂，你們也太會過了，到了什麼時候了，還不給孩子做上個禪！」

一陣涼風吹動樹上黃葉，在空中亂舞，張二嬸子縮了縮脖子，似乎也感到了涼。

「我叫他爺在今集上給他截三尺布，誰知道截來沒有。到如今還沒回來……」

二個人正談着話，忽聽得結實喊起來：

「娘！爹回來了！」

景祥嫂的頭很快的一轉，在西邊的大路上，她看見了結實的爹。肩上的擔子像是很重似的，走的非常慢，她很納悶：「賣了菜，又買的啥？」她很遠的就喊起來：「怎麼才回來呀！」

結實很遠的跑向爹的跟前，扯住爹的衣襟接連不停的問：「爹，花布，花布，褲……」

趙景祥一切話，似乎都沒聽見，把擔子放在屋前，喘了口粗氣，坐在一塊石頭上。

景祥嫂看了看二個筐裏，原來是剩下的兩半筐青菜，就問道：「到這時候回來，菜還沒賣完？賣他嗎那比！」

張二嬸子站在旁邊，心裏也有些糊塗，趁着空兒，也趕快的問道：「俺家裏孩子他爺呢？」

「在後邊，快回來了，他的餅也賣了一半。」

大家都糊塗，這是怎麼的？

「集上有了什麼事？」

「南北軍又打仗了！」趙景祥惡狠狠的說出這句話，像春雷似的震動着。景祥嫂和張二嬸子的臉上立刻變了樣，很驚心的，幾乎是同時問：

「什麼？又打仗？……」

「還會錯嗎？集上的人都這樣說，消息已經不是一天了，今天集上的貨連一半也沒賣下，賣貨

的都剩回去了，我這擔青菜……」趙景祥邊說邊用手指了那兩半筐青菜。「一直等到這時候都沒賣完！……」

像舊的創疤上又刺了一針，他們的感覺太靈敏了，過去許多次的戰爭，嘗過的一些悲痛滋味，立刻充滿了他們的心。

「爲什麼又打仗呢？」沈悶了一會，張二嬸子發問了。

「他媽那比，誰知道！」

「俺的店那年燒了，好容易才修蓋起來，再打仗，怎麼過？怎麼過？」

「這世道是沒法混了。」趙景祥說着，轉向他的老婆問：「有開水嗎？」

「還許有半壺！」景祥嫂說着走向屋裏去。

「爺！花布，褲！」結實仍然站在一旁，對大人的話並不在心聽！抖着兩根紫紅蘿蔔的腿，還是要花布，因爲這是他爺在清晨未走以前允許給他截的。

「二擔青菜剩回來一半多，那裏有錢買花布？」

趙景祥的臉向着張二嬸子，這話似乎不是向兒子說的。

一一

集上帶回來的恐怖的種子，很快的種佈到人們的心裏，悲愁，害怕立刻生出了灰色的嫩芽，在慘淡的惡風裏搖擺。

景祥嫂更感到心痛。

趙景祥並不是她的第一個男人。她的第一個男人是王柳莊的，叫柳方忠，以買賣糧食過活。那一年，莊裏人也傳說南北軍打仗，可是南軍是誰，北軍是誰，爲什麼打仗，她是始終不知道的，也沒曾向人問過。

她記得那也是秋天，清晨很早的起來，給她男的預備了早飯。她的心老是懸吊在心口上放不下。在吃飯的時候，她忍不住的開口了：

「噫！你不去吧，那裏正打仗，兵慌馬亂的，若路上有個好歹……」

她的話還沒說完，他男的，那個叫柳方忠的，就瞪起眼來沒好氣的怒叱她：「女人家懂得啥！家裏存下這幾口袋糧食，賣不了，還不了人家的債，怎麼辦？聽說那邊的糧食價提得很高，若能多賣一元半元的，也好截幾尺布做棉衣服！快到冬天了。」

那時她就沒再說一句話，很馴順的牽出那頭驢，把糧食裝好，她男的就牽着驢賣糧食去了。那一次，連人帶驢就沒回來。傳來的消息不一，有的說是叫土匪打死了，有的說是遇上軍隊，被拉了夫子，在戰線上陣亡了。

無論怎樣傳說，她男的永不會再回來是真的了。她曾半月多，時常餓着肚子，坐在莊頭上，抱着那個沒有爹的四個月的小孩，臉上流滿了淚，像傻了似的望着大路，明明知道他是不會再回來了，却偏妄想着，能夠再看到他。有許多牽驢的過客，賜給了她一些空虛的希望。

因為她的悲哀過甚，一天天的瘦弱，又加上每天三頓飯，連一頓也吃不飽，奶乳沒有了，孩子瘦黃的像小鬼，又碰上疫症，病死了。

她沒了男的，沒了孩子，又沒有房屋和田地。她的本家哥還時常的來欺侮她。她還年輕，再不能孤獨的活下去，於是就改嫁了現在的趙景祥。

趙景祥的脾氣雖有些暴躁，但是她早就學會了馴順和忍受，只要菜園的菜長得好，能賣到錢繼糧食吃，肚子餓不着，她就感不到什麼痛苦，因為她相信一切都是命，富貴是強求不到的，苦難也都是命裏注定。

她自從嫁了趙景祥，第二年又碰上了一次南北軍打仗。那年是暑天，她家還沒有租張財主家的菜園來種，是租的劉財主家的東坡地，種了半畝瓜。當着圓溜溜的瓜，長得八分成熟，眼看就要賣錢，樣子怪饞人的時候，過了一次兵，連吃加糟場，都完了，一個錢也沒還回來。欠劉財主家的租錢，到如今還有一半沒還。結實那次嚇出了病，一年多還沒有好利落。

趙大嫂怕打仗，因為每次打仗，她的悲痛的生活就加深一層。可是那些領兵的大人們，是永久的想不到這些，到了時候，該怎麼打還是怎麼打。

「南北軍又打仗了！」

這句話像炸彈似的又響了，她的心又吊懸在心口上，顫慄的在等待着可怕的命運。消息越傳越惡，戰事越證明越確。

一天下午，趙景祥流着滿身汗正在打水澆白菜，景祥嫂把自己的個破褲子拆了，預備給結實改做條褲子，因為買新布是沒指望了。這時張二嬪子忽然跑來，臉上的顏色變成青黃，胸前像是抱着個小兔似的，上下亂跳，說道：「嗟！大嫂可了不得了，咱們這裏要過兵呢！聽說離這裏只有五六十里了！」

「二嬪子，你聽的誰說？」景祥嫂停止了針線活也現出很驚懼的神色。

「是一點也不錯，莊裏的張財主和劉財主家的家口都送走了，還有話，一黑天就閉圍子門，一個人也不準出入。嗟！大嫂你們打算怎麼辦？往莊裏躲躲，還是不？」

景祥嫂還沒有回話，趙景祥早就停止了轆轤，也在一旁聽着，這時插嘴道：「往那裏躲？莊裏還不是和這裏一樣！」

景祥嫂心裏很不以為然，却不是反駁的口氣，是在商議：「我看還是到莊裏躲躲好……」她一句話還沒說完，趙景祥就怒目視她。

「到莊裏躲躲，這裏的東西都拋了，就不管啦？過兵，又不是土匪！」

「大哥你可不要大意，」張二嬪子也勸說趙景祥。「聽說這次過的兵很壞，到人家裏也搶也拿。」「那才更得在家裏看着這點破爛東西！」趙景祥仍然固執着自己的意見，景祥嫂也沒有再說話。張二嬪子站了會也就走了。

因為天空裏佈滿了烏雲，所以天黑的特別早。張二嬪子同着幾個孩子早搬進了莊，店裏只剩下

張二叔看店。景祥嫂一家三口，却仍然住在那大路旁的小屋裏。

他們很早的都睡了覺。結實不知道什麼，趙景祥因爲一天工作的困乏，不多時都像死狗似的睡熟了。只剩下景祥嫂一個人睡不着，有時把眼睛睜開看看黑漆漆的四周，有時擔心的聽着一切動靜，秋風在樹枝上沙沙的響，老鼠在炕洞裏吱吱的叫。

時間在漆黑裏向前爬走。

滴答滴答的，外邊似乎是下起雨來了。

景祥嫂想叫醒結實的爹，想了想卻沒開口。一會兒，她也困乏了，風聲，雨聲，老鼠叫聲，她模糊的聽不清楚了。

忽然一聲怪叫把景祥嫂驚醒了。她的心普通普通的跳躍，定了定神，仔細的聽去，原來是馬嘶聲，還夾雜着許多聽不清的脚步聲和人語聲。

「是過兵了！」

她立刻就明白了一切。

她摸了摸結實，像死狗似的一動不動。結實的爹，也仍然發着鼾聲。

是不是叫醒他們？她拿不定主意了。

許多馬蹄聲，忽然從她的屋後傳來。

「是在菜園裏！」她想着，她又聽到了一些模糊的話聲和馬聲。

當她決心要叫醒結實的爹的時候，一聲刺耳的馬嘶聲，結實的爹自己驚醒了。他一醒來就摸着穿衣服要出去。她很着急的阻擋他，顫慄的低聲的說：「你……幹啥！」

他也沒有強力的掙扎，又倒在炕上。

這時結實也有些驚動，翻了一翻身。嘴裏含糊的哼了兩聲。景祥嫂趕快的把他蓋在那塊破被底下，緊緊用自己的身子貼着。

雨似乎是停了，風却比先前大些。

「操他奶奶！這小屋裏一定有住的人！」

景祥嫂很清楚的聽了這麼一句，嚇得混身打抖。接着又聽到一句：

「往那去幹麼！一定是窮叫化子！」

脚步聲向前移動，亂雜的聲音繼續傳來。

天，漸漸接近黎明了，外邊的雜亂聲音都消失了，趙景祥再不能躺着，摸索着穿上衣服，開了門走出去，在微亮的黎明中，他看到菜園裏完全變樣了。韭菜畦裏，葱畦裏，蒜畦裏……都踏滿了馬的足跡。青綠的白菜，半截拉塊散佈在畦的裏外。秋黃瓜架歪倒了……什麼都糟塌了。

「媽那比的，操他八輩的祖宗！」

趙景祥含着無限的悲痛，眼裏噙着眼淚。

景祥嫂這時也出來了。一看到這樣子，心裏一酸，忍不住的張開大嘴哭起來了。「我那天呵！俺怎麼過呀！……」

結實也從屋裏走出來，仍然赤着兩條紅蘿蔔腿，也莫名其妙的隨着哭起來。

「媽那比的，操他八輩的祖宗！」趙景祥把些爛青菜拾在一塊，一邊罵着。

東邊的雲染成赤紅，還沒看到太陽。

莊裏走來了許多人，問長問短，有的看着菜園嘆氣，有的勸解景祥嫂：

「大嫂別哭了，這個有什麼法子！哭壞了，那些老總爺也不會回來賠你……」

「你們這還算是好運呢，西邊張家店裏，吃的用的，一點也沒有給留下，張二叔擋了擋，打的爬不動了，張二嬸子也在那裏哭的死去活來……碰上這年頭，還說什麼，怨自己的命呵！」

「是呀，這還算好呢！接着就過去了，沒有住下，若是住下的時候，在莊裏的也是一樣，誰也不能脫利落，這就算幸運……」

你三言我兩語的勸說，但是這些與實際毫無用的勸說，怎能打動深痛悲傷人的心！景祥嫂仍然抽咽着。結實顫抖着兩條紅蘿蔔腿，流着滿臉的淚，站在她一旁。趙景祥含着無限悲憤，嘴裏不停的咕噥着：

「媽那比的，操他八輩的祖宗！」

鎗砲聲隨着風，吹送到人們的耳朵裏來了。

「南軍打敗了，到這裏還有五十里！」

「往那裏逃，俺的娘！」

「南鄉的土匪沒法收拾了。」

「青鎮燒了個乾淨，一間房屋也沒留下。」

恐怖憂愁，像條索鏈似的，把人們的心一個個的連繫着。

而趙景祥的一家人除了恐怖憂愁外，還有饑餓。饑餓比風聞的災難還要可怕。炸彈，鎗砲，焚燒，殺戮，血，屍……是快來了。但是無論怎樣快，眼前還沒有看到。一條腸子結起半截，還不能裝滿，時刻的亂叫，這滋味，一分鐘一分鐘的，一天一天的受着，可真難熬！

趙景祥的菜園被遭塌以後，是再也換不到錢了。起先，把些爛青菜，拌上些高糧米麵子，還能當飯，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到如今連高糧米麵子也沒有了。

結實是始終不了解大人的心裏的苦楚，老是含着淚，站在娘的跟前哭喊：「娘！我餓呀！」景祥嫂沒有法子，也只有含着淚向兒子說：

「孩子！不要哭了，等等吧！你爹借糧去了，回來就有飯吃……」

趙景祥是天天跑到莊裏去，向莊隣鄉親的借糧食。但財主們都搬走了，小戶人家又十之八九都是窮，連自己吃的都不夠，那能有餘糧來借給人呢？又加上恐怖的消息，時刻的傳來，自己的死

活還不保，更沒有心情顧到別人了。

但趙景祥各處借糧，也不是回回失望，有時候也會借來一升半升的。但是三個饑餓的口，一升半升的糧食又够裝幾次？

一家三口餓着熬着。

一天忽然傳來了個很好的消息；南軍打勝了，北軍敗了，這裏可以不做戰場了。有二件事情可以証明這消息是確實：第一是有八九天不會聽到鎗砲聲；第二是張財主的大兒從城裏回來了。

但接着又傳來了個惡消息：南鄉的土匪，人數越聚越多，越鬧越厲害，要來攻打張財主他們的莊子，人們一口喜歡的氣沒喘出來，被一陣毒惡的風又衝回去了。

這時忙了張財主的大兒。

張財主的大兒是很能幹的，周圍鄰莊沒有不知道他的。他曾在外面幹過衙門，凡事能看出輕重，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自己是永不會吃一點虧，外號叫笑面虎。

笑面虎真是忙的要命，在街頭上，在小巷子裏遇上人就宣傳，說土匪殺人放火是怎麼可怕，全莊裏的人，應當一心一意的連合起來防禦土匪，不然，人人都會被土匪殺死，房屋也要被燒毀。他還說，南鄉的土匪多半是北軍的敗兵，若能夠把他們打敗，將來安定了，南軍一定還有賞賜。

這一些話是很有用的，沒有一個人反對。

笑面虎想出了辦法。莊裏所有的年輕人，都不準走一個，有快鎗的用快鎗，有土鎗的用土鎗，

快鎗土鎗都沒有的，可以用紅鎗和大刀，只要土匪來，誰也得殺，不準往後退。若有退的，打死無論。

他還很慷慨的允許了，趙景祥的一家三口，張二叔張二嬸子的一家人都搬到莊裏，住在他的閒宅子裏。條件是：張二叔是他本家，白天可以愛做啥就做啥，只是夜間給他看門。趙景祥呢，不但夜間要看門，白天也得替他做活，可是也有另外的好處，就是除了管飯外，另外還給他五升高糧。

別的什麼都是假的，這五升高糧却能救人饑餓的恐怖。趙景祥一聽到這話，沒用思想的，就很快活的答允了笑面虎的條件。景祥嫂還像感謝神恩似的，跪在笑面虎的面前叩了三個響頭。

南鄉的土匪真是越鬧越厲害了。周圍鄰近的樹林子裏，時常的聽到鎗聲。莊裏緊閉了圍子門，誰也不準隨便出入。

笑面虎天天忙着向人們言說土匪的罪惡，北軍敗兵的罪惡，打敗了他們，不但可以保住自己的生命財產，南軍將來還有賞賜，許多有力的動人的話。

趙景祥性情是暴躁的，又是頂講義氣。他認為張財主賜給了他這麼多的恩惠，若不出力爲人看護家，那簡直是沒有良心，所以到了夜裏，常常的是一點覺不睡，聽着各處的動靜。

一天，太陽剛落下去，景祥嫂和張二嬸子坐在屋前說閒話，這時趙景祥臉上紅通通的走來了，脚步很輕，一看樣，就知道是喝了酒。他一眼看到張二嬸子，就笑嘻嘻的說：「二嬸子也在這裏

玩哪！」

「他大哥，你喝了酒嗎？」

「是呀，張大爺說是這幾天很緊，……有信，土匪要來攻莊，今夜裏……」話說得不明白，他是太興奮了。

景祥嫂和張二嬸子一聽到這話都嚇壞了。張二嬸子也不管他還要說什麼，立刻截住道：

「是嗎？那怎麼了！」

「怕什麼！」趙景祥在酒興裏，沒有一點害怕的滋味。「三十四十的土匪，來有什麼用？……是送死，一個也回不去！」他又繼續的說：「咱莊裏盒子砲三桿，快鎗十六桿，土鎗四十多桿，紅纓鎗和大刀不知數……還怕土匪來攻莊嗎！來也是送死……」

張二嬸子不敢相信這些話。

「莊裏沒有逃的嗎？」

「張大爺下了號令，誰也不準向外逃！」

「那，他家的老太太少太太姑娘們，怎麼都不在家呢？」

「他們都是早搬到城裏去的，不算事！」

「不往外躲躲，那可不成！」

「二嬸子放心吧！今夜東園子門是我和張二叔看守……張大爺待人真厚道，今晚上給我們了一

斤多酒……」

張二嬸子不知怎樣才好，一句話沒說的走了。

趙景祥走到屋裏，抱起結實，很親熱的說：「我的好兒，爺今夜捉住土匪得了鎗發了財，給你買花布花帽子！」

結實從來沒被爹這樣寵愛過，今晚上爹忽然對他這樣，使他不知怎樣好了。兩個眼睛凝神的注視着爹，像是傻了。

「我的好兒，爹會發財的……花布花帽子，一大堆……叫我親爹呀！怎麼不開口？」

趙景祥的變態的舉動，不但孩子不明白，連景祥嫂也有些糊塗。她站在一旁，很早就想開口，却有些不敢，後來她再忍不住了，才含含糊糊的說道：「土匪……不成呵！夜裏打仗……不……不……」她還沒說明白自己的意思，他就向她瞪眼，沒好氣的說道：「熊女人家，懂得啥！」她是再不敢開口了，悲痛嚥在肚子裏。

天完全黑了。他走出去，臨走時，還抱起結實，很高興的說：「我的好兒，等着，爹要發財了……花布花帽子，一大堆，一大堆……」

他走出去了，屋裏還留下些酒腥味！

景祥嫂把個煤油燈點上，和結實躺在炕上的亂草裏。一塊恐怖的石頭，塞到她的心裏，她想起了許多事情，再也不能睡去了，後來她不知怎的哭了，暗淡的煤油燈光，照着她那對濕潤的眼

睛，眼淚一行一行的從頰上流下來。

外面沒有月光，晚秋的涼風，在殘落的樹葉間，唱出悽慘的哀曲。

全莊的狗忽然狂吠起來！

「不好了，一定是來了！」

景祥嫂的心普通普通的亂跳！

忽然幾聲鎗響。

「一點都不錯了！」

她爬起來，從窗子裏向外看，黑洞洞的看不到什麼，仍然是只聽到風吹樹葉的聲響。

漸漸鎗聲密起來，狗吠聲完全沒有了。但有時還聽到街道上，一些亂雜的人語聲。

她沒有了主意。她像熱油鍋裏的螞蟻。

鎗聲忽然沉寂下去了。天就要明亮。這時，她趕快的跑出去，街道上已有了許多人，紛紛嚷着：

「可好了，操他妹妹，敗走了！」

「莊裏人死了八九個呢！危險……！」

她走着，迎頭遇上了一個女人，披散着頭髮像個鬼，她模模糊糊的看清了就喊道：「張二孀子嗎？」

張二嬪子一看見是景祥嫂，就立刻哭說道：「噯呀！俺家孩子他爹受傷了，你家孩子他爹打死了！快去看看吧！」

景祥嫂一聽到這話，像被瘋狗咬了，急速的就向東園子門跑，在轉彎的地方，笑面虎大搖大擺勝利的走着，幾乎被她碰了個筋斗。

在黎明的微亮中，在東園子門前，有一個沒人管的屍體，身上中了四五個槍彈，流出的血，染成了一條紅布袋。

景祥嫂一看到這就是她男人趙景祥，一下子撲到屍體的身上，剛哭出一聲：「我的天呵！……」

她立刻就昏過去了。

(完)

十月三十日晚稿。

大鼓詞選

民衆文藝二集

席徵庸編

定縣平教會出版

價洋一元

我的母親

知了

妹妹：當你讀到我這封長信時，你不要奇怪，也不要過於悲傷。我要向你說的，僅僅是關於媽媽的一些事情。你本來是一個可憐的孩子，剛生下三十五天，就被一位奶娘抱着帶到遠遠的舅家去了。這原因很簡單，是媽的女兒太多，連你一共是四個，祖母不歡喜，自然爸爸也不大願意將你留在家裏。從此你便是舅媽的女兒，從來沒有見過媽媽一面。唉！你怎會想到，「媽」是怎樣一個媽呢！

媽是一個純粹的舊禮教制度下造出來的典型人物，她長着一副瓜子臉，一排潔白牙齒，兩隻大大的眼睛，一個中人的身材，呈露着落落大方的儀態。她三歲上就給外婆繫了一雙小腳，這是外婆頂得意的作品，在當時確也增了媽不少的美。因為外婆家境富裕，又只有兩個女兒，所以媽在廿歲的那年，才和爸爸結婚。爸爸是一個窮小子，幸好還聰明，懂得讀書寫字。

結婚後的第三天，祖母爲得節省家用，遣走了媽的賠嫁丫頭桂香。從此媽得早起燒飯，晚上提着兩個馬桶到離家半里路遠的地方去倒屎。媽是嬌滴滴的閨閣小姐，初做這樣的工作，又加上一雙長不過三寸的小腳，走起路來一蹣一拐地，一個不留心，將馬桶弄了一個倒栽葱，一件淺荷色的貼心夾襖，給污染了一半，媽抱着小腳，哭了一場。

結婚後的兩個月，祖母嚷着沒有米下鍋，叫成姑——祖母的長女去當衣換米。媽含着滿眶的淚

珠，拿出了賠嫁時的壓箱錢交給祖母。妹妹！那時候因為祖父幾次考官的失敗，爸爸又遠在北京讀書，家裏沒有田產，所以祖母是時常靠典當，借錢來吃飯的。

第二年，祖父畢竟做了知縣，同時爸爸也在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畢了業。恰巧又是媽媽生了大姐，於是親戚間，都說是媽的命好。可惜祖父因過於辛苦，到任不到半年，就與世長辭了。當祖父落氣的時候，對着媽輕聲地說：『你是我的好媳婦，你好好的侍奉你的婆婆，看護小孩吧！唉！三豹子脾氣太壞了，你凡事忍耐一點，有好處的。』媽緊握着祖父的手，『公公！你老人家放心吧！我永遠做你的好媳婦。』

五年後，大姐已有四歲了，二姐已出世，可是爲了都是女孩，這是使祖母和爸爸最不喜歡媽的原因。當一天傍晚，祖母在堂屋裏看天雨花，媽帶着大姐二姐在院子裏頑耍，忽然接到爸爸從日本東京來的快信：『汝速放脚，否則吾將於最近偕一日本姑娘返國。』媽只有忍耐，只有服從，用着她的淚將脚解開了，露出那一雙又紅又紫的辣椒似的小腳來。

一直到第七年，媽仍然沒有男孩子，這時爸爸從日本歸國，在武昌做事，我們的家境就比以前好多了，自己能有一棟西式的小屋，銀行裏也有幾千元的存款，並且家裏也雇用了兩個男工，三個女工。但是在這種小康的環境中，爸媽的感情反一天不如一天，當這年十一月意哥脫胎的時候，媽自然十分的快樂，她想從此有了男孩子，或許能調和他們夫妻間的感情。誰料到，爸爸這時正騎在漢口一位名妓萃春花的家裏，並沒有回來和媽媽賀喜。這件事最使媽媽痛心，足足哭了好

幾個整夜。

妹妹！這些故事，都是媽平日告訴我的，你聽了作何感想？

我出世了，我第一次認識的母親，是一副慘白的面龐，兩隻大而無光的眼睛深陷在眼眶裏。這樣子似乎很可怕，可是她有着一顆慈母的『心』。妹妹！最使我不忘記的幾件事，我來告訴你吧！

這是一個陰雨的傍晚，媽生產剛滿五天，就由一個高大的漢子的男工，和一個奶娘，從她的懷裏把她的小寶貝抱走了。她們唯一的理由是，女孩子太多，舅母又沒有兒女，讓她帶去多好。其實這裏有着更深的的原因，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妹妹！你猜着那被帶走的孩子是誰呢？你不要哭吧！

這是民國十二年我五歲的時候，一個夏天裏，我患着腸熱症，睡在媽的床上，媽伴在我的床沿。王媽跑來說：『太太！老爺回來了，還帶着一個白嫩的高高的姑娘。』這是爸的妾，桃娘。她是一個十七八歲北方的小姑娘，只比大姐長一歲，當天爸爸的介紹很簡單而且堂皇，『娘啦！我替你老人家買了個大脚妹子，她很好，會燒飯弄菜，牠還會梳光光的頭呢！桃娘！你明天替太太梳梳頭看。』桃娘初來時很好，每天替媽梳頭，媽也歡喜她，像歡喜大姐一樣的歡喜她，時常給她做些新衣，買花鞋。桃娘來我家的第二年，便生了小弟弟，他是太子，是祖母爸爸最愛的兒子。爸爸常常抱着小弟弟，指着哥哥說：『意兒子！你這畜生，能不發憤讀書，老子將來不靠你養』

老，我有我的小寶寶給我弄飯吃。』哥不做聲，只是呆呆地看着爸，可是媽哭了。從此桃娘的勢力，一天天的大了，她有着太子似的孩子，她不給媽梳頭，更連媽的房裏也不來了。媽老是流着淚，愁眉不展。爸最愛書，他在日本歸國後，新舊買了幾千元的書，都放在東鄉的老家裏，當民十四年北軍打到南方時，爸的書全被北兵燒去了。爸怪媽沒有替他收拾得好，媽說：『大家都去逃難去了，我有什麼法子替你檢書呢！』爸爸怒了，把媽滿房子的東西都打破了，連媽生大姐時，祖父送給她的一對玻璃磚櫥也打爛了。爸的氣，還沒有消，一定要媽賠書。媽只得說：『我一個弱女子，有什麼錢賠你呢！你要我的什麼，你拿去好了。』爸爸真的狠心地要去了媽的金釧金鍊。媽順從着，只是坐在破床上哭。媽哭，我們也陪着哭。她們——祖母成姑和桃娘，從不肯來勸爸爸。妹妹！在這時我開始知道舊家庭制度的腐敗，和人情的欺善怕惡了。

當桃娘來我家的第三年，我只見過爸爸一面，那是我放學回家，恰好他也剛從辦公廳回來，我跑去笑嘻嘻的叫了一聲『爸爸』！他却沒有睬我，我哭着告訴媽。媽哭着說：『你努力讀書吧！爸會愛你的，以後讀書走後門出入好了。』妹妹！我們的家，雖然是共着一個大門出入，可是，畫分着顯明的界限，媽帶着大姐二姐意哥和我四個孩子住在西邊的濕房子裏，他們住在東邊的客廳裏。在他們的屋裏，有溫柔的笑聲，有二簧三弦的音樂，可是西邊的破屋裏，只有娘兒們低聲的暗泣。在這種環境中，漸漸地養成了媽愛飲酒的習慣，每當我們孩子睡了時，他總是獨自個的提着壺，拿着酒杯，對着月兒痛飲。她很想從這中間，喚回爸爸的同情。下面是媽的幾段日記，原文

是用文言寫的，我現在把牠翻成白話給你看。

七月十八日

我病了，病了幾天，幾次想去請他進來商量，請那個醫生好，但是我怕他發脾氣，反使我心裏不安。今天冒着膽子，把他請進來了，他半天不作聲，還是我先開口問他，他才說：『請彭任伯看看吧！』說着走了。我看着他的影子，在門邊消失，我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回憶着初婚時的甜蜜，記起了公公臨死時的訓詞，我痛哭了。

八月十四日

他不睬我，我也不怪他，可是孩子們實在太可憐了。他們見着桃娘的孩子吃餅乾，也向我要吃，孩子呵！媽那來的錢呢。

十五日

今夜孩子們都睡得很早。我望着這分外明亮的月兒，能不叫人傷心，那如醉如痴的往事，這痛苦煩惱的現今，叫我如何的能挨過這生。飲吧！我又來痛飲着這一杯酒，如今便是我的生命。

娘呵你爲什麼不接我回去住住，我處在這人間的地獄，何日得見青天。

兒呵！你發很讀書吧，你不發很，叫爲娘的是如何的傷心。我只望着你將來有個一官半職，替爲娘的出口氣吧！

十六日

意兒不會讀書，他如今也不理了，可憐我僅僅只有一個男孩子，假若他不成人，將來我的一切，倚靠誰呢！

近幾天來，我不知爲什麼總是記念着幾個孩子，尤其是我那被她們帶走的小寶貝，現在不知道是怎樣。自從她去，沒有一個信來，是死了還是活着，我不敢去想。

▲ ▲ ▲
在這年的秋天，桃娘患病死了，弟弟還只有一歲，媽給他雇了奶娘，可是每晚媽必定要去看幾次，怕奶娘帶得不好，使爸傷心。當弟弟四歲斷乳的時候，媽便親自帶着弟弟，弟弟最愛吃蛋，每餐要吃一個，媽特地從鄉裏買了四隻母鷄來，爸爸也似乎很感激媽的爲人。於是媽蒼白的面上，有時也露出一絲春日的笑容。我想像着從此後爸媽的感情，也許有復活的一日。

我七時的那年，家裏仍然住在武昌，爸爸正任大冶縣令，不在家裏，在這年的八月間，祖母患眼疾，異常利害，媽日夜地伴着祖母，求神問卜，煎藥煮湯，一面拍電，催爸爸請假回家作主。祖母的眼疾，經過三個月的醫治，用去了一千七八百塊錢。但結果雙目還是失明了。祖母失明後，衣是媽洗的，飯是媽喂的，她老的長女成姑，有時也沒有這樣的體貼。

成姑，十五歲便出嫁了，到二十歲就死去了丈夫，爸爸把她接回來住。媽和她二十年來共同生活着，從來沒有爭過一次嘴。有一次爸爸在北京寄回了兩件皮襖，一件是給成姑的，自然另一件是媽媽的。成姑拿着媽的這件看了又看，於是便咕嚕的罵了起來。『三豹子！你這不知好歹的

人，一件皮襖也分厚薄，你只痛婆娘，却沒有做姐的在心裏。你欺我，欺我死了丈夫，老子不穿你的狗皮衣。你這有錢有勢的闊太太，莫太看不起人。你不記得從前的苦處，你只管給你丈夫枕邊風，同來欺老子沒有丈夫。娘呀！你爲何這樣老實，不來幫我說一句話呢？」她哭了又說，說了又哭，媽總是不做聲，等了半天才勸成姑：『姐姐！不要動氣吧！你歡喜那件，就拿那件好了。忠兒！快拿煙袋給成姑，成姑要吃煙了。』姑媽這才拿着媽的這件，氣沖沖的走進房裏去了。

民十六年的春天，我們從武昌搬到長沙來住，姊姊們都在學校裏讀書。這時，媽的生活比較舒適，因爲爸爸不在長沙，她可以到電影院，俱樂部去逛逛。

民十八年的春天，媽病了，是患的傷寒症，因爲家裏已於先一年搬到鄉裏住，市鎮上幾個比較有名醫生都請過了。但是媽的病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眼見着病人是很危險了。她時常暗地裏流淚，可是她見着我們時，只是說：『我的孩子呀！我不久就好了，你們努力讀書吧。』她在病中生活了半年，後來還是進城在湘雅診好的。媽的病好了，媽自己快樂，我們自然更快樂。

在這年的九月裏，爸爸拍電回來，要媽帶着小弟弟到南京去住。媽回信說：『自己的病才好，天氣又漸漸地冷起來了，今年不能去，明年春天準帶弟弟去京。』但過了兩星期，爸的第二次電報又來了，意謂『天寒無人照料衣食，汝速偕幼子來京。』媽明白了爸爸的意思，怕再引起過去的苦惱，只好清檢行李動身。當去京的前晚，她拿着我的手說：『忠兒！你爸的脾氣那樣大，

南京人地生疏，假若你爸爸和我爭嘴，我沒有一個親人，忠兒！你同我去吧！」「媽！我不去，我要讀書。」妹妹！我僅用了這樣的理由拒絕了媽。第二天的清晨，我們姊妹送她上車時，她不說一句話，只是哭着。當天下午四點鐘，我從學校放學回家，路經粵漢路，遠遠地聽到隆隆的車聲，我心裏明白是第三次客車了，車蠕蠕地走過我的身邊時，在頭等車箱的第四個窗洞裏，我發現了一個中年太太，一幅慘白的面龐，一雙大而無光的眼睛，無疑的這便是我的媽了。媽也看見了我，她向我露出一絲苦笑，似有許多的話要向我說。但車子蠕蠕地又走過去了，遠遠地還看到媽在揮手。我呆呆半天，我感到別離的悲傷。

去京後的三個月，那不能忘記的日子是十一月三十日那天。媽死的惡耗，傳到了我們的耳邊，媽死的原因很簡單，她沒有病，白天還和弟弟玩了牌，可是在晚上一點鐘的時候便沒有氣了，她始終沒有給我們留一句話，她沒有閉眼睛，只輪流地唸着我們姊妹每個的名字。

這些話都是在一年後，從小弟弟的口裏說出來的。

妹妹！我們從此是沒有媽的孩子了。世界上沒有媽的孩子，便是一隻脫了線的氣球，他在大空中飛着，永遠地飛着。沒有媽的孩子，便是一隻破舟，他在大海中飄盪，永遠地飄盪。媽呵！你自己願意死嗎？四十六歲的年紀，小康的家庭，六個未長成的孩子，我想你是不願死的。是他們逼着你死嗎？你對祖母孝順，對爸爸恭敬，對姑姑親愛，對孩子仁慈，你對富人客氣，你對窮人憐愛，你對人類剖露了你赤裸裸的心。但是呵！我的媽呀！你爲何短命？我哭了幾個整夜，問了許

多的長者，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這是天命。天命是什麼，我始終不能了解。天呵，你這狠心的爲什麼奪走了我的媽媽？

媽死後的一年，爸娶庶母香姑，她是爸爸的太太，可是呵！她缺少一顆慈母的『心』。

妹妹！媽已死去了七年，他的棺材仍然靜靜地躺在一間茅房子裏，一座荒山的中央，爸從來不提埋葬媽。可是孩子們在目前又沒有能力，妹妹！媽的尸是腐了臭了，或是已溶成了水呢……我不忍想像了！

媽呵！不忍說，而又不能不說的是，再過幾年，我得用着我的淚，我的心，我的血，我整個的生命來使你老安眠黃土，媽呵！

親愛的妹妹！這是一個夏初的傍晚，同學們都去吃夜飯去了，我獨個兒坐在教室裏，臨着窗戶，在寫『我的母親』。窗外的對面，可以望見一條馬路，一個婦人，在高聲地喊着，『兒呵！快回來吃晚飯吧！』我答應了，『媽！我就來。』她呆望了我一陣，向我做了個歪臉去了，這時我才從夢境中醒來。妹妹！我不能再寫了，我的淚已枯，我的血已盡，但願這長長的數頁，能平安地達到你的眼前。

一九三六年之夏，知了寫于湖南古稻田校。

那對芙蓉色的眼睛

凌 靜

涼幽幽的，這新夏的江風，徐徐的飄搖着輕妙的戀影。

那對芙蓉色的羔羊眼睛，笑睇睇的在張二娃子的腦袋里，像這段平靜的江上，打縐的微波的無垠的幻舞。

兩岸是矗立半天的山巒，冷靜的，人煙絕稀；可是，林葉蔭茂，綠色的霞光搖閃，和清脆的野雉的叫喚，令人立刻消忘了荒僻的恐怖而感覺嫻靜幽恬的美趣。自然會彈動心機，也要打起哨來，或，唱起調子來。

上水的船，過了蒼溪，就在這樣有趣的環境里慢慢的走着了。船伕子們，背上雖拖着沉重的繃藤，筋骨已經弄得非常疲憊了，但，一進這峽岸中，精神却反而提振，不怕了陽光的鬱蒸，汗水的橫流，一同哼着音調很亮響的情歌來。

么妹哪，你慢慢行來；

——嗷唷！

情哥今夜定要趕回程。

——嗷唷！

情哥問你愛不愛？

——吡啍！

你只是嬌來，只是嬌。

——吡啍！

餘音流盪在閃着綠霞的江上，無機の木葉也陶醉的栩栩低吟。若果這兩岸上有旅人跋涉，一定要絆了腳來諦聽，而滌淨了心上密佈着的窮荒的疑懼。

這一羣，一二十個，在河灘上，在亂石間，在淺漕里蠕動，都是些年紀青青，筋強力壯，而尚有一顆火熱的心的人們。因為是年青力壯，牠們這一羣人，朝晨天不亮就拖着繹籐向灘上爬，爬到太陽落土，天黑了，才得停上，休息。而且，還是三月兩月的爬，爬，他們像是鐵打的金剛，攔下來，不說這里痛，那裏不好了，仍是活活潑潑的打打跳跳，你揪我一把，我抓你一下，高興了，跑進酒館，來個四兩燒酒，或幾吊錢的豆腐，燜肉。這一羣，在人類中，無仇無氣，實在天真極了。

但，說俏皮話，是他們解除勞苦的拿手好戲。在前面的吳桂林更歡喜這一套，常常把後面的較年青的張二娃子拿來打趣笑。

『二娃子！乖些啊！貓兒跳的我那個么兒媳婦在望你呢！』

吳桂林逼着陰喉嚨叫，把大家都逗笑了，哈哈哈哈哈。但，吼號子的調子一轉調門，馬上大家又
喔………啊………喔的和上，都丟開了吳桂林叫了這一聲的用意。只是張二娃子却被引動

了。雖然兩腿在朝前一步跟一步的爬，但微形檣樣的黃得標緻的臉上却像有一陣輕風掠過的湖面，而泛起微笑的波紋了。同時，那對芙蓉色的眼睛，即突顯在眼前，彷彿那對白潤潤的笑臉已在他的唇吻下，他的身體也彷彿不在這亂石嶙嶙的江邊，而飛到貓兒跳的草棚子裏了。

吳桂林見他沒有做聲，又挑撥他：

『二娃子！使力啦！今天要到不了貓兒跳，看急壞了我那兒媳婦。二娃子，我怎過得啦！』嘻嘻，二娃子自己都忍不住笑了，便以他二十來歲的年青人特有的情趣回敬過去：

『吳桂林，你不要光只是說別人，八塊半又不在想你，你又不想在想八塊半麼？』

哈哈哈哈哈，大家都笑得嘴巴閉不攏來，然而又立刻隨了號子轉彎，喔………啊………喔。號子頭的徐大爺，黑八字鬚一蹩，把吳桂林的後腦袋瞪了一眼，吼了一聲：

『不要講空話，吳桂林！你是頭索，要作古正經的幹，走攏了大家都好玩。還有十多里路啊，太陽又要下坡了。』

吳桂林不開腔了。只是大家的心上，新有了這樣的一個念頭：

『站口到了，打牙祭——吃酒吃肉。』

可是，張二娃子却有另外一個想頭。

船靠了岸他連忙洗乾淨了腳，穿上他那雙新買的青帆布朝鞋，換上長衫，腦壳上圈一盤白帕子，荷包里藏了一兩樣新買來的小什物，把伙計些躲開，一個人悄悄地沿着江邊走着。雖是冷清

情的江岸，黑森森的野林，和貓頭鷹的怪叫，他一點也不怕：心頭的火燃燒着，那對芙蓉色眼睛的影子鼓舞着他。

他走到林沿。林沿是密密茂茂的水竹，裏邊有一座不大不小的草屋。他看見她了。她站在草屋的簷下，露出一張嬌媚的笑臉。他跳過去，拖着他走進黑屋去。就在黑暗中，她們熱情的緊抱了一陣，因為他們又有好久不見面了，這時，哪還管得隔壁還坐得有一家人。

她問他：『你給我買的洋襪子呢？你給我買的洋胰子呢？』
他抱得她氣都出不來了。

『乖乖，我已經給你買來了。你歡喜不歡喜？』
她給他盡量的吻着。

她說：『你放手了吧，我去點燈來。』

光明驅逐了黑暗，他笑嘻嘻的望住她：長長的臉，勞苦仍沒有損去她的白嫩。那對眼睛，他睡夢也沒有消逝過的眼睛，仍然和從前一樣的柔媚，他看得發迷了，他又想伸手去抱她。

『我的好乖乖，我的……！』

她的心像鳥在她的身前飛。

她何嘗不像他那樣的狂熱？她問他：

『你的肚子餓不餓，我跟你留有幾個蛋，你去燒火，我來做給你吃。』

他不想吃。他看見她了也就像已經飽了，無論什麼也吃不下去。她却不是這樣，一定要做來給他吃。她剛轉身，他去抱她。

『我不要！我不要！』

她反轉臉來媚眼瞪住他：

『我不，我要你吃，你餓啦！』

他的心跳了幾下，臉上發熱得要流水了。他口吃着，說不出了話來，只是笑笑的點點頭而已。她炒好了蛋，又熱了飯，陪着他吃，又是有說有笑的。

『前天，劉金生他們過這裏，我問他你們好久來。他跟我說，你不來了。他還說你跟場上的朱八妹相好了呢！前回來，你跟她買了壓髮梳的。真的嗎？她的壓髮梳我都看見了，樣子很好看。我得罪了你嗎？怎不給我買？』

他把飯碗一擱，眼睛一瞪，做得很正經的樣子說：

『怪！你怎麼那樣愛信別人的話呢？別人是故意壞我們的哪！劉金生更是一個壞蛋。朱八妹的壓髮梳是漆良臣給她買的，她們才有枉冤。』

她笑了一下，彷彿這才丟了心，便得得意意的說：

『我是說哪，我沒有得罪你，你不會變心的。』

他得了一個媚眼，假裝地說：

『我變了心你怎樣呢？』

她佯怒着，可是眼睛裏充滿了蕩人靈魂的流光。

『我要找你！』

他笑着：『遠啦！』

她不笑，但，有笑怡怡的心。

『我不怕！我死了都要找着你的！』

他的心是充滿了得到安慰的愉快，一切疲勞困苦都像溶解了。只要有了她，她會體貼他，再疲勞困苦也不在意了。

丟了飯碗，她們進了房里。

他把荷包裏的洋襪，洋胰子摸出來，像逗小孩似的在她面前幌了許久，然後先把洋襪遞給她，
說：

『這個好不好？』

她接過了洋襪，笑着兩隻眼睛嬌聲嬌聲的說：

『好！』

他又遞過來了洋胰子。

『這個呢？』

她一樣的媚笑着說：

『好哪！』

她玩弄了一會，把洋襪拿到燈前去細細的看了一陣，然後才放進抽屜去，回身來，笑嘻嘻的一下撲在他的身上，像瘋了一樣的亂咬着他的這里那里，……

第二天張二娃子一路上幻想着，幻想着。突然，『哎唷！』他的眼睛一轉，幻想立刻消滅了，只見腳上的鮮血在流，一個腳趾被石頭跌破了。

吳桂林到沒有聽清楚是誰的叫聲，只是同他並排走着的周青云睜着眼睛看他的腳趾流着鮮血，小聲小氣的問他：

『你在想些什麼？』

他被痛苦熬煎得說不出話了，把搭把一鬆，一屁股就坐在一旁的石包上，垂頭喪氣的呻吟着。船上灘了，要出繆藤，拉扒手些都佇立了一會。這當兒，吳桂林看見張二娃子的狼狽樣子了。

『來嗎！還說不說冤枉話？——喊你莫嫖你要嫖，腳趾頭也跌破了好嗎？』

這後面兩句是學的東北風的調子，怪聲怪氣的，大家又被他弄得晒着嘴巴打哈哈。張二娃子呢，心頭埋怨着，痛苦得不願意張嘴巴。

號子頭的陰喉嚨的高腔又起了。

『太陽落坡又落岩，不見情哥轉回來！』

之後，又是一羣粗嗓子的和聲：『喔……啊……喔。』

號子頭見張二娃子還坐着沒動，不高興，罵起來了。

『媽的，年紀青青的小伙子，東想西想，看你幾爺子怎得結局。』

但，他又要忙着應號子，來不及了，就把罵張二娃子的後面的一句接下去。

『張二娃子忍着些，跛着也要趕上去。』

他一搭上搭把，那對芙蓉色的眼睛的幻戀又來了。

一九三六，六，二五。

介紹 小學教育刊物

教育短波

北平西河沿甲二〇一
號教育短波社

預定 全年 \$.80
半年 \$.40

優待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讀者。

河北五折，山東河南六折。

都市流浪者

丙辰

(一)

太陽像團火，燒着屋頂，墻頭，和媽媽的臉。媽媽流着淚，流着汗，像烤鴨油兒沒流完。我背着包袱向前走，不忍回頭看。媽却在後面追着喊：『兒呵，你聽媽的話：冷了穿衣，餓了吃飯。做事要謹慎，對人要善，第一交朋友，第二要勤儉。常說「一個朋友一條道」，一不小心就有危險！再說，咱們窮，做事難。你就忘了「朝裏無人難做官」？你拿着你三叔的住址單找他去，准有差事給你幹；因為他和你爸爸有情面。你到那兒寫封家信，免得我倚着門兒把眼望穿！』

媽媽的話像隻劍，刺破我的心，刺破我的膽；鼻子一陣酸疼，眼淚像清泉；却不敢扭過頭去，恐被媽媽看見。我含糊的回答：『媽媽請回吧，你老人家放心，一切我都知道謹慎。我不是什麼小年紀，到那兒我一定來信，安慰了您老人家的！』我揮一揮手，淚珠兒已流到嘴邊，踏上了長長的大道：拐彎，抹角，再也不見媽媽的臉。太陽像團火，燒着屋頂，燒着墻頭，……這時別了我的家園。

(二)

火車嗚嗚的長鳴，好像負載太重，凸着大肚子，長長的吐了口氣，停在我的面前。蠕動着的人頭，鑽，鑽，鑽，……渺小的我，好像掉在無邊的海，隨着波浪，捲，捲，捲，……沒頭的

思索，在腦海裏盤旋：都市的繁華，不像天堂，也是人間的樂園。先去找三叔，給個差事幹，從這兒，要和氣，勤儉，也許升了官。那時再回到鄉間，抖抖威風，讓他們羨瞎了眼！我要對那討債的閻王報仇，我要對那索租的地主報冤。拍拍胸膛：『看！窮小子也有這末一天！』他們都跪下求饒，磕頭道歉。『哇！你們這起昏蛋！』我用吐沫，唾了他們一臉！我接了媽媽，老婆，孩子，到城裏去開眼。後來，又買了房產，莊田。

當火車更可怕的叫着，車身猛的震撼，才把我的幻覺打斷。我疲倦的，爬出了火車的肚子，太陽已經滾下了山。我又隨着人頭的波浪，捲，捲，捲！

(一一)

都市和鄉村，恰恰是相反：這里分不出黑夜，還是白天。電燈比星星還多，像惡獸的巨眼。在長長的馬路上，浮動着，奇頭，怪臉。有摩登小姐，翩翩少年。也有禿頭大腹賈，銀行胖老板。更有破衣襤褸的乞兒，帶着張污穢的臉。這是人形，還是鬼影？汽車，電車，怒吼着，瘋狂地，往人潮裏鑽。奇怪的洋車夫的兩條腿離間了地，好像飛，拼命的追在汽車後邊。這是魔窟，還是人間？高大的洋樓，巍峨的宮殿，裏面有豐富的筵席，有提琴和着舞女的肉顫。遠遠地，更有大規模的工場，不斷地在冒着黑煙。裏面有數萬的工人爲着生活忘了疲倦。這邊沉醉在紅燈綠酒下；那邊被機器吸吮着血汗。這是天堂，還是屠場？我的眼花，腦漲，腿酸，跛着脚，蹣跚進了一家客店。

(四)

第二天起早便去找三叔，地方生，道兒遠。我一路打聽崗警，他們雖是雄赳赳氣昂昂，却很和氣的指給我去的方向。穿大街，走小巷，我邊走，邊想：三叔也許是從前的模樣，也許更加肥胖。他突然的見了我，一定很驚惶：『怎麼跑來的，——這末遠？』我把幾年來的奇變：兵災，匪患，課租，雜捐，蝗蟲，水旱，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還把我的來意，都和他詳談。他一定不住的長嘆：『唉！……不回家這才幾年？——這兒吃飯的小差事，倒還容易辦；只要你安心的好生幹。』好不容易到了三叔的門前，恰巧一個人影閃進去，那分明是三叔的臉，我禁不住的要喊。剛想往裏闖，却被閹人阻攔。說清楚了我的名子，請他傳一聲，他的兩眼輕蔑的，向我打量一番：『唔，我給你去看看。』等了半天，我的心在跳，身在顫，他終於出來了，搖着腦袋：『不認識，快滾你的蛋！』我希望着的心火，如同潑了一瓢冷水；但是，立刻又燃起了憤怒的火燄！『什麼？』我握緊拳頭，準備作戰，可是，鬼把我的脚已拖在馬路旁邊！

(五)

我懶懶地，在馬路上流連，心情更覺得孤單。好像大海裏的扁舟，或許被浪打翻，沉入海底，也許永遠漂蕩，漂蕩……無時停岸。美麗的希望，變成泡影，一切的幻想，化成青煙。汽車飛跑着，更可怕的叫喊，向我表示它的威嚴。電車的銅鈴，叮噠地，也在嘲弄我的窮酸。我在這龐大的都市裏，渺小得沒有人看見。然而我看他們，都很討厭：奇裝的女人，西服的少年，長衫的

老爺，灰色的軍官。……我覺得他們卑污，下賤！我對這些窮苦的車夫，乞丐，工人，賣報的小孩，……却覺得和我一樣的可憐。在我心田裏默默地劃出了兩條戰線。夜神張開了巨手，電燈代替了黑暗。我像失了母親的孩子，彷徨在街頭，恨不能大聲哭喊。

(六)

我袋裏的錢快用完，這將怎末辦？今天，我要搬出店，以後的生活，明天再打算。店東翻出賬來，給我看：兩天，房飯六塊零八先。這個數目，使我發楞了，我驚訝的說：『怎麼？再算算——一天六毛五，兩天一塊三！——莫非是想騙？』店東瞪着眼：『先生，我們開店，將本圖利，爲的賺錢；怎末說是騙？好在錢有限，乾脆給六塊，抹去那八先。』店東奸滑的笑了，瞪圓的眼，便成一條線。我說：『沒有那些錢，——只給一塊三。』店東的臉變得更凶：『沒錢？……沒錢就住店？混蛋！簡直是崩騙！』我說不出話，心跳動的厲害，兩腿不住的打戰。沉默了半天，屋裏許多不同的臉，每人的眼光，都是兩枝箭。我心裏想：真的沒有錢；再說，還有明天怎辦！夥計好像看透我的心，一面威脅，一面勸。我像有罪的囚犯，在受審判。車夫搭救我，他說：『先生！你求功名富貴，日後升官，——還在乎這幾個錢？』結果我是受了騙。我流着淚，望着天，記起了茅草屋，和媽媽的臉。回家沒的吃，而且遭白眼。夜晚，我躺在胡同的暗角睡眠，一個惡夢驚醒了，崗警站在我的面前。他罵着：『他媽的瞎眼，——裝什麼蒜？』當我爬起身來，才知道受了重傷，濕津津的血液，染透了衣衫。

(七)

我像一條「喪家犬」，東跑，西顛，飢寒交迫，有誰來顧憐？我爲着生活，想出賣我的腦汁，只要有間破房，一隻秃筆。誰料到有錢住房都是這樣的困難：在我看到街頭，巷口，電線桿，貼着紅色「招租」條上，寫着「妥實舖保」和「家眷」。哎！我的天！我是人地兩疏的異鄉人，那兒去找舖保？而且又是一隻光身漢。人到了日暮窮途，便顧不得什麼臉面，我於是鼓着勇氣，向每個房主人，哀求，乞憐。但是，都遭了同樣的拒絕：沒有舖保，沒有家眷？人家再不說什麼，把門緊緊的關上，丟下了一個白眼。天無絕人之路，可巧碰上一個老鄉，他在前幾年，爲抗捐，犯了人命案。他說現在拉車，生活很困難。我就請求他，找了舖保，在他的隔壁賃了半間。我安排好了行李，長長的吐了口氣，這才感到了渾身的疲倦。

(八)

蚊子，跳蚤，臭虫，咬得我通夜不安。我朦朧的覺得似夢非夢，和牠們辯駁：「你們真也瞎眼，我是流落異鄉的孤子，心的創傷，身的飢寒，我將要死了：沒人同情，沒人可憐。僅剩的一滴血，你們還要吃乾！唉，簡直是欺生，行爲太卑賤！」牠們輕蔑的冷笑了：「你即被宰割得要死，不知反抗，還期待着誰的同情，誰的可憐？一些殘軀，也要這樣的顧惜？且問：誰割斷了你的骨肉團聚？誰逼你流落異鄉離開美滿的家園？哇！怯懦東西！——死，也是你情願！」我猛的

睜開眼：喝飽了血的臭蟲，凸着大肚子在爬。這時屋裏還充滿着幽暗。

(九)

我先寫封信，寄給媽媽看。我說：『現在生活很好！每天吃燉肉，大米，洋白麵。黑夜看電影，白天逛戲院。這里很好玩，親愛的媽媽：請你老人家放心，不必掛念！』每句都是胡編，不然的話，她老人家知道了我的苦況，會哭瞎了眼。

(十)

斗大的屋子，熱得像油煎。潮濕的牆發出一股酸味兒，臭虫血像蝌蚪爬滿。就這樣，把床板當了書案，僵偻着腰，流着汗，緊握着筆桿，腦汁像乾涸了的井泉，絞了半天，只是一滴，一點，刪改幾次，謄清幾遍，最後送到報館。一天，一天，希望着登載出來，好拿幾個錢；可是比登天還難，十篇也不准碰上一篇。

(十一)

我沒有鍋灶，每頓在附近飯攤上吃兩個螺絲轉。都市的生活，真沒想到比鄉下更難：洗洗臉，也得跑到茶爐上去倒，一壺水也要四個銅板。錢快花光了，可是每天一毛錢不能再減。餓得嘔吐酸水，眼前發黑，金星亂轉。剛握起禿筆，房租，吃飯，……這些問題立刻就在腦中盤旋。一顆心，被飢餓的火燒得像油煎。「餓着肚皮寫不出文章」，我常這樣喊。一月的稿費，和你所想的相差太遠，統算起來，還不够抽煙，更不用說房租，和吃飯。

(十二)

我投了筆桿，和光腳的孩子們一樣地挾着一捲報，跑到馬路上叫喊：『報……！』他媽的，鬼捏住了喉嚨，不像賣報的孩子們那末自然。當我跑到人家面前剛想問一聲：『看報不？先生？』還沒有張開嘴，人家搖搖頭，扭開臉，我的心跳，手顫，立刻紅了臉。自己覺得羞慚！我怕碰見熟人，可巧就碰見，在一個公寓的門前。那是我小時的同學，他家很有錢。我剛要躲開，却被他看見，他驚訝的問：『怎末到了這般？』我只點點頭，沒有向他訴苦，也沒有向他乞憐。只覺得自己羞慚！當我要走開，只聽他說：『你如果現在困難，可以搬到這兒來住，我就在公寓裏面。』

(十三)

一天賣不到幾個錢，衣服當完，只剩一條被單。褲褂髒得像伙夫，頭髮長得像囚犯。不願出門，怕遭白眼，整天囚在屋裏，想到生活的痛苦，前途的黑暗，心一陣疼，一陣酸。我咬一咬牙，起了自殺的短見。我偷偷地買來一瓶安眠藥水，在沒有吞服前我想到死後：直挺着屍身，圍着許多不同的臉，有的流淚，有的驚嘆，有的輕蔑的罵我弱者，媽媽抱着我哭，哭暈過幾遍。說我寫信騙了她，不住的向我懣怨。我猛然睜開了眼，淚，把枕頭濕透了半邊，我手裏的藥水瓶，已掉在地下摔成碎片。

(十四)

房東太太一張醜惡的臉，一天往我屋裏跑三遍。『先生，房錢怎末辦？』『唔，請你，請你再等

「兩天。」『總是這一套，這，當不了錢；再限你三天，不交快滾蛋！』

雲眼，過了三天，終於被趕出外邊。這時候，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管，沒法子，只得暫時搬到同學那兒住，肚裏嚙着淚，強裝出了笑臉。我不願讓熟人看出我的窮酸。他說：『你來很好，我倒想找個伴。』我感激得說不出一句話，臉更羞，心更慚！

當公寓開了飯，我的同學吃完，夥計還沒來收拾碗；瞅楞子把涼湯剩飯，忙往肚裏灌。我覺得偷嘴吃，羞慚！

(十五)

一天，我從外面回來，我的朋友已經不見，他的東西，沒留一星，半點。

我慌張的去問夥計，據說他走時去南京，所欠的賬目，一概歸我還。天！我沒想到人心這樣陰險！

夥計把房門緊緊鎖住，這時，我像一隻餓獸被陷在深淵。當房門再開時，現出了三張不同的臉：一個是警察，一個是老板，那個是巡官。我只聽清這末一句：『真他媽的混蛋！』接連幾個嘴巴，臉熱辣辣地癢癢，眼裏冒火星，我馴羊般的被他們綁住了手腕，拳打，腳踢，連拉，帶牽，這時我忘掉了自己，再不知什麼羞慚！

當我清醒過來時，才知道躺在半間小屋的地下，這裏只有潮濕，黑暗。

(十六)

門窗有鐵欄，陰森森的見不着陽光，也見不着天。蟲子，臭虫咬；蚊子，跳蚤叮，一會兒也不得安。

一天四個窩窩頭，兩片鹹菜乾。我覺着這比偷吃大米白麵還香甜，沒有羞，沒有慚。但是我總覺着冤，怎末，不分皂白，就讓我坐監？我摸着腫漲的臉，又是怒，又是怨！不由我的心裏，燃起憤恨的火焰！記得有人搜過我的腰，結果給了我一拳。這兩天，看守也向我瞪眼，莫非是——沒人來探監，他得不到一個錢？可是，永久這樣下去，還是一年，半年，或幾天？我覺得日子過的特別慢。

(十七)

我不知爲什麼，從獄裏被拖出來，過了這末些日子了，我還以爲是夏天。人家都穿上皮袍，我還穿着單。世界的臉，沒有絲毫的改變，太陽還是那末圓，只是我的眼，像土撥鼠樣的，不敢見光線。紳士還是那末斯文，女人還是那末妖艷。當我走到他們的身旁，只是忙着躲閃。現在弄成了這般，到那兒去呢？討飯回家——太丟臉。還是去找老鄉，和他商量。當我見着他，把他吓了一跳，驚惶的楞了半天，才問我：『你從那兒來？變成了鬼臉！』我含着淚，身子縮成一團，低着頭，不敢望他一眼，我說：『不幸……被騙——去蹲監！』說完，不禁一聲長嘆。他聽了，眼裏冒着火，立刻握起了拳。我說，『你給我想個法子，——怎麼辦？』他不思索的把我的話打斷：『你要能賣苦力，咱們等等看。——不要緊，你先在我這兒住幾天。』

我沒說什麼，嘴裏嚼着飯，又開始覺着羞慚！

(十八)

多謝老鄉，說破了嘴，跑斷了腿，好不容易賃到一輛破洋車，還要每天交車份。地面生，不知道兒多少遠，怎末要價錢？先跟着老鄉一塊兒拉幾天。

這事兒幹不慣，再說剛出獄：瘦得「煙鬼」般；還沒跑上幾步使得就發喘。人家見了我，連問也不問，扭了臉。

老鄉倒能隨機應變，立刻就說：『先生，怎樣？——你別瞧他瘦，拉起來倒能幹。』

每次都是他在前邊，他知道我跑不動，故意的，一陣快，一陣慢。使我換換勁兒，擦擦汗。

最難受，汗濕透了衣衫，縮着脖子等坐兒，北風吹着，冷冰冰的凍得直打顫。

一天拉不到兩毛錢，又是車份，又是捐。使得腿酸軟，剛夠吃兩頓雜合麵。

誰曉得，拉車也分幫：有的專拉妓館，有的專拉車站，……如果別人來搶坐兒，便往死呢幹。現在我才明白，從先住店怎樣受的騙：拉車站的車夫和他們都有勾連，每拉一份坐兒，（替他們攬買賣），便另外多給錢。

我爲搶坐兒，不知挨過人家多少打；爲和客人爭價錢，不知挨過警察多少棒，他們的理由總是這一句：『違犯警章』。動不動拿車墊，抓到局所裏，說話就罰錢。

這種生活，簡直不是人幹的；牛馬還有主人餵，我們流盡血汗，餓死也沒人來管。可是拉車的

生有多少萬。

(十九)

我拉散坐一年半，因機會，跑到一家公館拉包車，每月薪水八塊錢。我想：車又不用自己賃，不拿車份，不拿捐。每月淨剩洋八元，積下來，寄回家去，寫信說我有了闊事兒幹，好讓媽心寬。頭天上班，就拉七八趟：少爺，小姐，上學堂，早晚接送；老爺十一點上衙門，三點回公館；黑夜，太太不是上戲園，就是電影院；老爺請客打牌，一打就過十二點，等到散了場，又是來往送客人，直到深更夜半，事情才算完。還不如拉散坐兒自由，不論刮風，下雨，正吃飯，主人要出門，就得把碗推在一邊。往往空着肚皮就餓一天。有時剛吃一個大肚子，主人有急事，也得趕緊跑，岔了氣，只有自己忍受，不敢一聲兒慫恿。老爺最討厭，你拼命的跑，他總說你慢。我想：你們吃，你們穿，你們玩。我流盡血汗，跑斷腿，飢飽勞碌，風吹雨灑，每月只掙八塊錢！我因為憤恨，一次老爺出門，我故意把車給弄翻。老爺氣紅了臉，責罵我，我頂了幾句嘴；他打我，我也還了幾拳。從那次，我便滾開蛋！

(二十)

飢餓的蛇又纏着我的心，焦灼，憂愁，又繫在眉間。從此便在那老鄉那兒賦閒，心裏小鹿兒直跳，使我坐立不安。忽而蹣脚，忽而大喊，或是低着頭，默默的屋裏兜圈。我想起過去，又想起將來，好像無頭的長橋，永沒有到岸。

越想越愁悶，越想越氣憤，於是跑到酒店，喝幾兩白干。醉了，腦袋像木頭，嗓子燒得冒煙。我膝上被子便什麼都不管。

酒醒了，口渴，舌乾，喝碗涼水，愁悶立刻又在腦中盤旋。什麼發財，什麼升官，我不再那樣妄想，我相信賣苦力的人，永遠是窮光蛋！要不毀滅敵人，生活也就沒有改變。我的血在沸騰，心在冒火燄。恨不得立刻把敵人搗成碎爛！我不再拿酒麻醉我的神經，爲自己爲被壓迫的同伴，毫不猶豫的走上血路，到明天，天下就屬我們管。

一九三五、一、四、脫稿于北平西山靈泉寺。

中國學生

發行者
預 定

上海環龍路四十六號
中國學生週刊社
全年一元四角五分
半年八角二分

新書介紹

曹日昌

文藝心理學

朱光潛著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開明書店出版定價國幣一元

我以十二分的熱誠向讀者介紹朱光潛先生的這本文藝心理學，我所以給讀者介紹這本書有三種理由：

第一，這是一本講科學的美學的書。在從前美學是哲學的一部分，因之從前關於美學的著作，也都是充滿了抽象的，空洞的，不着邊際的話，使人讀了每有「莫名其妙」之感。受過教育的人，本都有一點欣賞能力，能欣賞藝術，能領略藝術的美，可是每每一讀從前美學的書，反而減低了自己的原來的欣賞能力。

舊哲學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科學的世界，就是哲學也要基於科學上的原理原則，纔能站得住。試看近代哲學上的本體論不是基於近代物理學的吗？近代哲學上的認識論不是基於近代心理學的吗？近來有人給哲學下定義說哲學是「科學的科學」，哲學都是科學的了，美學也應當是科學的更是不言而喻了。但是純粹站在客觀的，科學的立場來研究美學的太少了！在國外已不多見，國內更是少有，朱光潛先生便是國內僅有的研究科學的美學的人！朱先生在這本文藝心理學中幾乎把所有的科學的美學學說都介紹了，他在「美感經驗的分析」中介紹了克羅齊派的「形相直覺」，布

洛的「心理距離」，立普司的「移情作用」，谷魯司的「內模仿說」；在「藝術的創造」中用近代心理學解釋說明「想像」和「靈感」。自然這些學說，都不是盡善盡美的，不過在近代美學中確是最合於科學原則的了。朱先生介紹這些學說時態度更客觀，科學，他介紹一種學說時，總是極客觀的把這種學說分析一遍，找出牠的特點，優點，弱點，最後提出自己修正補充的意見，讓讀者去批判。

朱先生的態度的客觀，科學，是一貫的，不但在介紹別人的學說時是如此，自己處理問題時也是如此。談到「文藝與道德」問題，主張「文以載道」的人們總以為文藝應是宣傳道德的東西，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人總以為文藝與道德是絕不相干的東西。朱先生則特持客觀的見解，以為作者的動機，和作品對讀者的影響不是一回事。創作者只是表達自己的意象，可以自覺有道德含義或無道德含義，而一篇偉大的作品，使人讀了，總會對他的人生觀，宇宙觀，有些影響，這種影響有時是道德的。

「天才與人力」的問題，在心理學也爭論了許久了，注意遺傳的學者以為天才是個人成就的決定者，注意環境的學者以為教育是個人成就的決定者，其實二者都是偏見，問題不在遺傳與環境誰是決定者，而在那一個力量大，大到什麼程度，各佔多少分量，在教育上有什麼意義。朱先生對這個問題也是極客觀的，他不輕視天才，也不輕視人力，他的結論是說「藝術家一方面都有匠人的手腕，一方面又要有詩人的心靈，二者缺一，都不能達到盡美盡善的境界。」

這本文藝心理學所以稱為科學的美學還在作者把從前美學上許多以為「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

東西給了一個科學的根據。吳道子的畫法得力於裴旻的舞劍，王羲之的書法得力於觀鵝掌撥水，張旭之的書法得力於觀公孫氏舞劍，這在從前的美學家看來是多末神秘的事！然而經朱先生一解釋毫不足奇，吳，王，張，看見別人舞劍或鵝掌撥水得到一組特別的筋肉感覺，把這組感覺變成運動用於自己的書畫上，因筋肉運動的方式變化了，書畫自然也就變化了，這是如何鮮明的，科學的解釋！

第二，牠是教人如何生活藝術化的書。在這國家民族千鈞一髮的當兒，還談生活藝術化，似乎有逃避現實的嫌疑，但是我們的意見並不如此，我們以為奮鬥的生活和藝術的生活是不衝突的，反之，却是互為補益的。在奮鬥生活中有藝術生活，奮鬥力，才可以始終不竭，在奮鬥生活中從事藝術生活，才有偉大的藝術創造。高爾基在革命奮鬥中六十年如一日，未始不得力於藝術的鼓蕩，他所以有偉大的藝術創造，無疑的是因他無時不在過着奮鬥的生活。在極端緊張的生活中我們也需要藝術生活，我們也需要欣賞，只有欣賞可鼓蕩我們的情緒，只有欣賞可充實我們的生活力，在兩軍對壘的當兒我們無妨轉個念頭於剎那間看看疆場四周，領略一下自然的美。甚至在和敵人肉搏把敵人打倒時，也大可欣賞那鮮血泉水一般的從敵人頭上流出的「壯觀」。

要講生活藝術化我勸讀者精讀這本書，我担任精讀過這本書的人，對於藝術和自然的態度，和未讀時不同。讀過這本書以後會對藝術作品自然勝景更特別有興趣，更特別能欣賞。

第三，這是一部極美的散文集。凡讀過朱先生的其他著述如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的，對於

朱先生的文筆的流暢，文字的美都不會忘記的，這本文藝心理學在文字上是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比前兩書更美。我們隨便抽一段看。

「什麼叫做美感經驗呢？這就是我們在欣賞自然美或藝術美時的心理活動。比如在風和日暖的時節，眼前盡是嬌紅嫩綠，你對着這燦爛濃郁的世界，心曠神怡，忘懷一切，時而覺得某一枝花在向陽帶笑時而注意到某一個鳥的歌聲特別清脆，心中恍然如有所悟。有時夕陽還未西下，你躺在海濱一個崖石上，看着海面上金黃色的落暉，被微風盪漾成無數細鱗，在那裏悠悠蠕動。對面的青山在蜿蜒起伏，彷彿也和你一樣在領略晚興，一陣涼風掠過，才把你猛然從夢境驚醒。『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你只要有閒功夫，竹韻，梅濤，虫聲，鳥語，無垠的沙漠，飄忽的雷電風雨，甚至於斷垣破屋，本來呆板的靜物，都能變成賞心娛目的對象。不僅是自然造化，人的工作也可發生同樣的快感。有時你鎮日為俗事奔走，偶然偷得一刻餘閒，翻翻各畫家的頁冊，或是在案頭抽出一卷詩，一部小說或是一本戲曲來消遣，一轉瞬間你就跟着作者到另一世界裏去。你陪着王維領畧『興闌鳥啼散，坐久落花多』的滋味。武松過崗殺虎時，你提心吊胆地望念他的結局；他成功了，你也和他感到同樣的快慰。秦舞陽見着秦始皇變色時，你心裏和荊軻一樣焦急；秦始皇繞柱而走時，你心裏又和他一樣失望，人世的悲歡得失都是一樣熱鬧戲。」

這是「開明宗義」第一章第一頁上的一段話，無論誰讀了，我相信都會異口同聲的說聲「美」！全書的行文，都是這樣流暢，這樣幽美。

你拿到這本書「如入寶山你決不會空手回去的。」我同意朱自清先生的話。

一九三六，八月，於北平。

別了，北平！

芳蘭

一九三〇年的夏天，紅軍佔領了岳州，中央軍的飛機炸彈，和他們的步槍，機關槍混戰了三晝夜。雖然只有幾天，但在這幾天裏，岳州的百姓真是一夕數驚。

紅軍剛剛退却，我便從烽火遍地的湖南，逃到北平來。我的到北平，並不僅僅爲着這次事變，另外，還有不能不走的苦衷。

兒時的同學，因了某種嫌疑入獄，個人受着同情心的驅使，看過她幾次，送了些衣被及其他應用的東西給她，特別是菜。這樣，就引起人懷疑我和那個同學的關係來，某種罪名，也加在我的頭上了。當時自己一點不知道，還很悠閒的回家消度暑假生活，直到另一個同學帶來長沙的嚴重消息，我纔覺得好笑，又好氣，「天底下真是好人難做！」

母親最怕我轉到這些漩渦裏，因爲她已經駭夠了，愈駭膽子愈小，她用眼淚換得了我的默認；我答應她：永遠遵從她的意思，決不牽扯到政治窩裏。這次的莫須有的事情，的確把我難住了，急壞了，我怕母親責罵我，尤其怕她哽咽着嗓子：「兒呀！我只你這麼一個，你應該常在我的身邊，唉！我真不懂，人家的福氣好，男孩子也是那麼馴良；你，一個女孩子家，是這麼志大心高，……未來的不可思議的危險，我真不敢想……！」媽總是哭着說這幾句老話。一向如鋼鐵般的意志，終被她的哭，變成繞指柔了。現在的職業，固然是我的命運的決定，但多半是她哭的

力量。所以在這緊急關頭，既不敢對她實說要馬上離開湖南的原因，同時又不能不走。

母親不讓我到別的地方去，她唯一的理由：路上不平靜，一個人去上海，放不了心。她那裏知道在岳州，有更不放心的危險到來？一想到瑯鏘的鐵索，將要加在我的手足時，不由得就望到老母臉上那雙已經哭壞了的眼睛。「也許最近又要開始她的哭泣生涯了！」我這麼想。但終不敢把隱事說出來讓她憂急。她只發覺我幾日來神志不安，不玩不吃，不說話，成天呆坐着，有時眼睛望着一個地方幾點鐘。媽總是憂愁的問：「你病了嗎？請個醫生看看？今天的菜不合口味吧？吃得太少，年青人正長的時候。」慈愛的注視我，手在肩上輕輕撫摩。我想：人世間真是個不可解的謎了，媽是這麼愛我，然而又有人要逮捕我，不都是人嗎？怎麼人與人之間相差得這麼遠？

琰姊從長沙來，很詳細的告訴了那位被囚在獄裏同學的近況，她說，「你應該馬上走，已經在校方找你幾次了。」

「誰不想走，只是沒辦法，媽媽一味不讓，我又不肯對她實說。」琰姊聽了，也流露着充分同情。她還說最近要去北平協和，可以在母親面前承認負責照顧。這個可以要求脫離險境的機會的到來，我無論如何是要把捉住的。母親終於應允了，同時我也改變計劃，和琰姊一同就在一個星月滿天的晚上，離開了岳州。

車到湖北，我的緊張的心情雖是稍稍鬆弛，但直到換了長江輪，到了上海，又從上海到天津（當時平漢，津浦都不通車），從天津到北平，望見了這座古城，纔把一顆忐忑不寧的心放下，游

絲一般的生命，好像得到了什麼保障，這是我對北平最初發生情感的起始。我愛北平，北平是我的生命的維護者。

年餘的安靜生活，飛速的度過去了，的確的，北平像一塊不會經過變亂的世外桃源，在裏間熙來攘往的人，都是怡然自得的神情。

北海，一個恬靜的富有詩意的地方，我愛她美而不艷，雅淡宜人。從教育局出來，正要經過北海，當作完了一天工作，離開辦公廳，走到金鰲玉蝀橋的時候，那附近樹枝上的烏鴉，也在暮色蒼茫裏尋覓夜來的棲息所，像沒有歸宿的流浪人一樣，是那麽啁啾悲鳴，在天空裏漫無目的的旋轉。我常喜歡傍欄俯視，那碧綠微動的水，足可以滌除工作的疲勞，城市的煩囂。尤其喜歡在月夜時划了小船到北海去漫遊，在人跡罕至的寂靜地，或是荷葉叢中引吭高歌，歌聲雜着水聲，分不出是歌曲還是浪濤。「永遠陶醉在這個美的境地罷！」我自己希冀着。

夜深了，人散盡了，依然留戀地不忍別去，萬里無雲，長空如洗的午夜，在走向歸途的時候，我還要回首佇立，遙望那漂浮在水面的隱約的五龍亭，和雄據一方的白塔。偶然送來一陣荷風：清香馥馥地，岸上的垂柳也被風吹得絲絲飄動起來，好像是對遊人的臨別點頭，我纔興奮的跳上人力車。

莊嚴而雄偉的故宮，黃色瓦，紅色牆，富麗華美，她恰正代表老大帝國的暮年；對面，是崇禎皇帝死難的景山，是排演被異族侵入而淪亡的悲慘劇的場所。每次從那裏經過的時候，心靈深處

總有着無限憤慨與憑弔。

王府井大街充滿了都市的繁華，到處是輝煌耀眼的電燈，月色星光，只有躲在厚雲裏，窺視人間秘密。馬路兩旁高大商店的玻璃窗，陳設得滿滿的，美麗的舶來品，具着濃厚的誘惑性，也有一兩家售買我國古玩的鋪戶夾雜其間，把這一條街更襯托得洋化十足。穿着整齊長衫的商人，很謙恭有禮的招攬顧客，北平商人的謙恭爲上海漢口……等地板着鐵青面孔的商人望塵莫及的。從這一點上着想，沒有錢購買東西，只能到商店裏徘徊的窮小子，也應該留戀北平了。市場是個貨品集中售賣處，裏面應有盡有，只要有錢，吃，用，穿，都可以解決，而且有清唱，有雜耍，還有一個戲園。到那裏逛逛，最是消磨時間，可以站在一角看形形色色的男女人，或者走入丹桂商場藉買書爲名，站在一個書攤旁直把要買而沒錢買的書看完。從市場的南門出來，還是王府井大街，一條長而大的柏油路，天雨時，像倒了油樣，亮而且滑，汽車從上面疾馳過去，泥濘便飛濺在兩旁步行人的身上，坐汽車的，看見泥濘而贊賞車行速率，被濺了泥的却在咒咀，然而這種現象並不多，因爲不像南方，老哭喪着臉地下雨，北方的不太熱，不常下雨，南方人提起事總少不了一句：北方氣候真好，可愛！

像睡獅樣的前門城樓，倔強的傲視一切。天橋，到處是說大鼓書的，走江湖的，玩雜耍的，茶棚，小攤，是一個完全中國化的下級社會的縮影，也是勞苦大眾唯一的俱樂部，那裏有拖着長鞭的老人，有繫着褲管的小脚太太，老的少的一羣不會趕上摩登的男女，在聽大鼓。吃茶，逛，他

們都伸着頸子希望真命天子出現。這充滿了古色古香的所在，更襯托着蒼老巍巍的天壇，是多麼耐人尋味呀！誰想得到距離不遠的東城，竟是十足的近代化洋化！就連要飯的十來歲的小叫化，也會說，Madam! Madam! Thank You!

文化城，是北平特享的榮譽，這座古城裏，有中國最完備的大學中學，現刻政界學界的領袖也多半在這古浴爐提鍊過，的確，北平是座不可思議的古城！誰投進了她的懷抱，誰也愛她，誰也不願意輕易離開她。

九一八的炮火，震撼得古城裏的人們發昏，把一部分小胆而有錢的紳士們駭跑了。長城好像是北平的樊籬，那裏抗敵的勇士正在肉搏，後方古城裏的一部分民衆發了狂一樣，到處宣傳募款，個個人都浸沉在興奮和緊張裏。

我們也忙着開會捐錢寄給馬占山將軍，把募得的作畢業紀念刊物的兩百元基金，全數買了鋼盔大刀送給□□□，不分日夜的在□□□趕作敷料寄給前方將士，深夜一二時却在編寫軍事救護講義，太傷心了，畢竟還是那麼一回事，我恨恨的在塘沽協定的那天，離開了北平。

又是兩年了，離九一八已經是整整四個年頭，在醞釀華北自治的緊要關頭，許多人認為不應該北上的時候，我又來到了北平，北平的街市更美麗了，從前好像只有兩三條柏油路，現在，却多到數不清。馬路上還點綴着新添的公共汽車。故宮，北海，南海，中山公園，頤和園，天壇都油漆一新，香山，西山依舊無恙，遊人也是那麼擁擠。電影院，戲院的門前照樣排列着許多許多汽

車，包車，只是人的面龐上罩了一層陰影，這陰影是憂鬱，抑是被對方昂昂得意的傲慢態而不敢喘息的垂頭？

北平，還是五年前的北平嗎？

因為工作的關係，又要回到南方去，在兩星期前，特別從定縣去北平一趟，和這座古城，我的生命的維護者，作最後的告別，所以在北平的十幾天，總是東走西走，每一個地方，一塊石頭，一草，一木，我都覺得可愛，幸好，那些天恰是月圓時候，我在北海划了好幾次船！這不可多得的機會。北平圖書館，過去不曾利用，現在，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可留戀的，在十幾天裏去看過五六次書。

要別去的日子近了，總一天拖一天的往後挪，挪到最後：是應該走的那天，我還是上午七時，十時的日車改到晚車離開這座古城。「北平呵！這是最後一次的會晤嗎？再來時你還能保持現在的不健全的風度。或者更加惡化？」我自己問自己。我默然了！

從車窗裏伸出頭來，看見那座睡獅的前門城樓，還是倔強的蹲着，我想：有一天睡獅醒過來就要強悍凶猛地咆哮搏鬥了，期待着，期待那光榮的一天！車蜿蜒的前進，走出了西便門，還能看到隱約中的前門城樓，我悽然的重復唸着：別了，北平！

通信

芳蘭女士：

前日收到先生寄來瀟湘漣漪四期，感謝感謝。

昨天夢之來此，談及先生學問思想，非常欽佩。讀了「憶蘭畦」一文，更了解先生過去是個革命的健將！蘭畦和我也都是朋友，去年曾來南寧看我，深談了數日，她是很努力的，思想比前更進步，這是可以由她的「在德國女牢中」看到。

本想替貴刊寫點東西，奈近日在趕寫一個短篇小說集子出版，所以沒有功夫，過些時一定寫好寄來，請示以發稿日期，以便如期寄奉。

還有，我對貴刊有一點點淺見貢獻，已出各期的文章每篇都好，只是有點太單調，（請恕我的不客氣！）將來內容最好能增加：

- a. 文藝理論與批評介紹等。
- b. 文壇動靜。
- c. 新書雜誌介紹及批評。
- d. 國內外之女作家生活或文學修養，作品介紹等。
- e. 暴露女性痛苦之文字（各種社會的都需要）。
- f. 關於婦女的短篇評論。

自然，內容既要擴充，寫文章的也不能不多拉幾位。聽說女士不久即返長沙，那時再詳細商談吧。

伏園先生大概何時始來湘？菊農先生現在何處？均請示知。

專此即祝
努力！

冰瑩於八月七日。

瀟湘漣漪月刊 第二卷第六期

民國廿五年九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 瀟湘漣漪社

發行人 郭竹筠

印刷者 攝華永記印書局
北平前門外西河沿路南

發行所 瀟湘漣漪社
社址長沙左文襄祠七號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定價

外埠郵費另加	每月一冊一日出版	零售每冊一角
	預定半年六冊	五角五分
	預定全年十二冊	一元

郵票代洋九五折收用但一角以內為限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文藝論文，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小品，介紹與批評各項外來稿件，但暫不收譯稿。
- 二、來稿請用格紙繕寫清楚，但祇寫一面，並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三、本社有修改來稿之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四、來稿一經登載，酌酬現金及本刊。
- 五、未經登載之稿，除預先聲明附足郵票者外，概不退還。
- 六、來稿請直寄湖南長沙左文襄祠七號瀟湘漣漪社，或河北定縣城內保健院李芳蘭女士。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五大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闢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半年 全年二十四册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月 全年十二册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 全年五十册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半年 全年二十四册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半
兒童畫報	半年 全年二十四册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

本刊代售處

北平	琉璃廠	人文書店	佩文齋
	九爺府	女子文理學院	
漢口	西河沿	教育短波社	
	現代書局		
鎮江	良友公司		
	河濱公園	現代雜誌供應社	
廣州	中山路	正中書局	
	西山	協和中學	
漢陽	白鶴洞	真光中學	
	訓女中學		
上海	四馬路	羣衆雜誌公司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定縣	平教會售書處		

本刊業經湖南省黨部省政府核准立案